

7
402147
11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

阿比西尼亞

蘇聯 克萊脫涅爾 著
孫 冶 方 譯



新知書店出版

本書封面像，係1896年在阿杜華地方擊
潰意大利遠征隊的前王密涅里克二世。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阿比西尼亞

蘇聯 克萊脫涅爾著
孫洽方譯

新知書店出版

目 錄

譯者序

序

第一章：全國形勢鳥瞰

(一)阿比西尼亞底地理形勢…………… 1

(二)阿比亞尼亞底富源——農村經濟…………… 3

第二章：帝國主義侵入阿比西尼亞的歷史

(一)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奪取阿比西尼亞的鬥爭…………… 13

(二)帝國主義時代瓜分阿比西尼亞之開始…………… 15

(三)阿比西尼亞國家之形成 意大利之對阿侵略和阿比
西尼亞之反意鬥爭…………… 18

(四)英法爭奪尼羅河水源的鬥爭…………… 21

(五)協約國底成立…………… 28

(六)大戰後爭奪阿比西尼亞的鬥爭…………… 29

第三章：阿比西尼亞各個社會集團及其相互 鬥爭

(一)前資本主義關係…………… 45

(二)帝國主義在阿比西尼亞的統治中樞…………… 54

(三)阿比西尼亞的國家制度……………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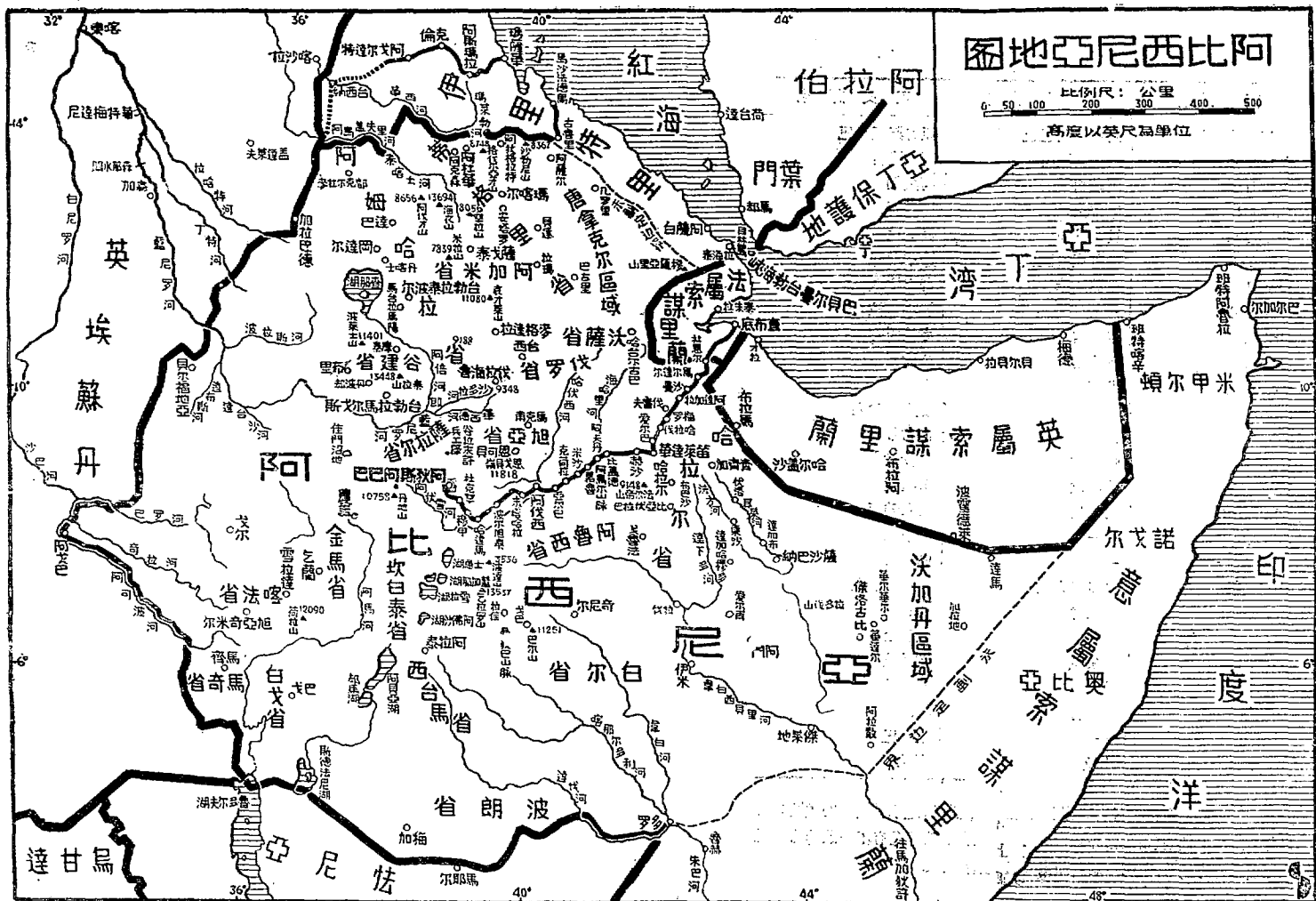
(四)阿比西尼亞的社會鬥爭和193(年的騷動…………… 73

(五)世界經濟危機和阿比西尼亞…………… 82

附錄：

(一)阿比西尼亞底風俗文化…………… 95

(二)進出口貨物統計表…………… 102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轉載世界知識社地圖

| 西文名 | 地圖譯名 | 正文譯名 |
|-------------|--------|--------|
| Add's Abeba | 阿狄斯阿巴巴 | 亞的斯亞比巴 |
| Agordat | 阿戈爾達特 | 阿戈達特 |
| Assab | 阿薩白 | 阿薩勃 |
| Baro,R. | 巴羅河 | 巴諾河 |
| Berbera | 貝爾貝拉 | 貝比拉 |
| Danakil | 達拿克爾區域 | 達拿勾耳 |
| Diredawa | 笛萊達華 | 奇立達瓦 |
| Gambela | — | 迦姆倍拉 |
| Gojjam | 谷達省 | 考法姆省 |
| Gondar | 岡達爾 | 公達爾 |
| Gore | 戈爾 | 考立 |
| Guardafia | — | 瓜達夫伊角 |
| Jibuti | 直布底 | 吉布蒂 |
| Kafa | 喀法省 | 卡發省 |
| Kassala | 喀沙拉 | 卡薩拉 |
| Mareb,R. | 瑪萊勃 | 馬立勃河 |
| O'okh | — | 奧卜克 |
| Om Ager | — | 奧姆哈爾拉 |
| Rudof,L. | 魯多爾夫湖 | 羅特爾甫湖 |
| Shoa | 旭亞省 | 趙省 |
| Suakin | — | 蘇亞金 |
| Tajura | 泰朱拉 | 塔柔拉 |
| Tigre | 蒂格里 | 蒂格勃 |
| Wallo | 伐羅省 | 沃洛省 |
| Zanzibar | — | 桑給巴爾 |
| Jeila | 才拉 | 齊拉 |

附註：本書譯名除報紙習用的譯名外，都根據世界與地學社出版的地圖；所以譯名跟所附地圖（借見世界知識社的）上的譯名，就難免有不一致地方。現在把這重要的地名，做成一個對照表，以便讀者參攷。

譯 者 序

阿西比尼亞已經在帝國主義列強底鐵蹄下被蹂躪了數世紀之久。它底沿海區域已經統統被英法意三國所侵佔了，它如今完全在這三國的殖民地包圍中。它是世界各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它沒有新式的產業，它底經濟是異常落後的。如今阿比西尼亞底領土祇有80萬平方公里（約當東四省底十分之六強），人口祇有1,000萬餘（約當東四省三分之一）。若在一兩年以前，當意阿糾紛未曾發生的時候，一般人恐怕除了在學校裏上地理課以外，不曾注意到地球上有這麼一個國度存在；即使偶一在新聞紙的國際電報中發現了它底大名，也不一定會引起讀者的注意。然而如今這

個向不被人注意的半殖民地國度居然吸動了全世界的視聽。如今，阿比西尼亞底人民已『舉國一致』地起來反抗歐洲一等強國底侵略，他們用標槍和大刀來抵抗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以自己的熱血來爭奪民族的生存權。不管他們底領導者是如何不堅定，他們底前途是如何艱難，但他們底英雄的民族獨立鬥爭的精神早已激動了中國大衆底心靈。我們敢說，在此次阿事件中，世界上任何民族所受的刺激沒有像我們中國人所受的這樣深刻。這大概是因爲阿比西尼亞人所處的環境太和我們相同了，而雙方對付這境遇的辦法又太不相同了的緣故吧！

阿比西尼亞問題已成了時局底中心問題。報紙上天天登着意阿事件的新聞。但是至今沒有一本關於阿比西尼亞的有系統的著作。這便是我們介紹這一本小冊子的原因。

出版這本小冊子的拿里馬諾夫研究所是培植蘇聯駐東方各國的外交商務等機關底工人人員的學術機關。在這研究所之下所設有一個科學研究會，它是這個研究所裏面的教授和優秀的畢業生所共同組織成的學術研究組織，它底性質大概就和普通大學裏面的大學研究院相同。本書作者便是這研究會底阿拉伯阿非利加洲系底科學工作人員。

在原序中說，這本小冊子是站在先進的社會科學的立場上研究阿比西尼亞的歷史，政治，經濟等問題的第一部著作

。並自稱是貢獻給青年的先進的東方問題研究者的。全書分三章：第一章總述全國底自然環境；第二章分述帝國主義列強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史；第三章分析阿比西尼亞底社會經濟機構。附錄中有關於阿比西尼亞的風俗人情的有趣材料，和一部分對外貿易的統計圖表。

正因為這本小冊子是蘇聯學術界對於阿比西尼亞的第一部——即初步的——著作，同時它又為篇幅所限（全文僅五，六萬字），所以它並不是一部很詳細的著作。原序中自己也說：『嚴格地說來，這小冊子還夠不上說什麼科學的研究』。但惟其因為這不是一部專門的科學巨著，這僅是『推動日後阿比西尼亞問題底科學研究的初步工作』；所以它是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最適宜的一種大眾讀物。讀者祇需費兩晚工夫便可以把這部小冊子讀完，對於阿比西尼亞底社會經濟機構和各帝國主義列強在東非洲的角逐情形得到一個明晰的概念。

從本書第二章中，我們可以知道，當世界大戰以前，在阿比西尼亞從事帝國主義侵略的有英，法，意，俄四大國，大戰後，帝俄已退出了世界政治舞台，代之而起的，則有美日二國。但在阿比西尼亞的爭霸戰中，主要的角色，祇有英，法，意三國，美國還在其次。在這次意，阿衝突發生以前，法國幾乎是最活動的一個；1896年時，阿比西尼亞就是在

法蘭西底直接支持下，纔在阿杜華地方擊潰了意大利的遠征軍。1923年時，法國想利用國際聯盟的機關來支配阿比西尼亞，所以唆使後者加入國際聯盟。在這時候，英國還聯合着意大利起來反對法國的計劃。可是在這次意阿事件中，英意衝突反成了中心問題，而法國反採取又可又不可的極冷淡的態度。本月十日意代表在國聯大會上，辯護本國對阿政策的時候也曾說『國聯於中日爭案曾拖延至十七個月之久。於大度谷爭案曾拖延至兩年之久。國聯對於中日之爭與玻巴之爭，並未撥用制裁，意國民衆殊不解國聯曷爲以不同之待遇施諸意國』。爲什麼在1923年時，英國聯合意國，起來反對法國的對阿政策，而如今反同墨索里尼作對，硬要迫着法國一同起來在國聯中提倡對意制裁呢？站在意帝國主義底代表地位的阿洛錫，對於英國態度『轉變』之原因自然是很明白的。他在大會上，所以要提出上述問題來，僅是故意同英法領導下的國聯爲難，故意說出後者隱病，給它一個不好看而已。但『不在其位』的讀者們對於這幕戲的背景或有不甚清楚的地方。

本書出版剛在此次意阿爭執發生之前夜，對於此次爭執中列強關係之重新結合，未曾有所論及。但我們從第二章的帝國主義對阿侵略史中，可以知道，英國政策之『轉變』是必然的事情。本書作者在第二章中曾說，『尼羅河水源是了解

英國對阿政策的鎖鑰』。而這尼羅河水源，——直言之，即查納湖底統治權問題——也就決定了此次英國對於意阿戰爭的態度。大家知道，英國蘭開夏的紡織工業是建築在埃及和蘇丹的棉花上的。但埃及和蘇丹底棉花田全靠尼羅河水灌溉，而尼羅河水則起源於查納湖。誰統治了阿比西尼亞，誰就握有查納湖水量底支配權。它甚至可以利用水閘建築在阿比西尼亞境內灌溉新的棉田，造成埃及棉有力的競爭者。但這無異於打擊到大英帝國底半壁江山——它底輕工業。因此英國對阿比西尼亞的政策是：一方面不讓阿比西尼亞發展本國經濟，不讓它自己利用查納湖之天然富源；另一方面，不讓任何其它帝國主義強國獨霸阿比西尼亞。所以，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政策有時對意大利是取支持態度；有時則又取旁觀其至反對的態度。在1885年意國佔領馬薩華港以前，英國為阻止法國勢力之前進，並壓迫蘇丹馬赫琪（註）主義者底騷動起見，對於意大利底侵阿政策是取支持態度的。但意大利自從自己在伊利特里的地位確定以後，它的勢力又逐漸向西南推移直向查納湖一帶侵入。於是英國便又丟開了意大利。1896年，阿比西尼亞在法國直接幫助下反抗意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英國便取旁觀態度。意大利軍在阿杜華之慘敗，一半也是由於失去了英國底援助的緣故。但自意大利被擊敗後，法國人底勢力大為擴張，且獲有吉布蒂鐵道之建築權。全阿

比西尼亞且有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可能。於是英國復聯合意國起來反對法國。法國則利用帝俄作為自己的助手。這時候，英法衝突之尖銳程度已達極點。1898年，英法兩國的非洲遠征軍已在蘇丹邊境地方相會面。兩國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其緊張程度大約不下於今日之英意衝突。此後英法間衝突雖因協約國之締結（為反德）而稍緩和，但兩國間在東非方面的矛盾終未消滅。這時期內英法二國在這方面的衝突遠勝於英意間的衝突。所以這時期中的英國對阿政策之特點便是聯意制法。1923年，英法二國在國聯大會上共同反對法國邀請阿比西尼亞加入國聯之提案，便是這一時期之結束。但自此以後，法西斯黨獨裁下的意大利履行生產合理化，加強勞動剝削，以發展全國產業。若干工業部門在這時期內，有了相當發展。其中，又以紡織業為最。近年來意大利的棉織品且在近東奪取了英國底許多市場。不過，意大利很缺乏棉花及一般的原料。它每年要花很多的錢從外國輸入很多原料。1931年棉花輸入佔意大利輸入總數底9.3%；1933年11.3%，在輸入貨中已佔第一位。意大利很想在自己的索謀里蘭和伊利特里栽種棉花。但是這兩個地方都是不毛之地，它底栽種棉花的計劃統統失敗了。最適合栽培棉花的地方是在阿比西尼亞境內，即今回發生國境衝突的區域。此外，阿國境內所豐富的煤，鐵，硫黃，銅，黃金，白金等資源亦是意國所

最缺乏的東西。這些都是引起此次意帝國主義者對阿侵略戰爭之主要原因。當然，意大利法西斯黨企圖把國內民衆對法西斯統治之不滿轉向外面發洩，亦是促成此次事變之另一原因。但我們從上面對於英國政策之分析中，可以了解此次英國之所以要極力反對意國底侵阿計劃是必然的道理。英國此次對意態度之『轉變』是一世紀以來英國對阿比西尼亞的傳統政策之必然結論。至於法國在此次事件中，所以始終站在被動的地位，採取調人的態度，也是很顯明的：因為它如今正操心着一個更切身的問題，這便是德帝國主義之復活。它現在正以全力對付這個舊的敵人，它沒有餘力來管到東非殖民地的事情；何況它在對付德國的時候，很需要意國之幫忙，所以它更不敢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中開罪於意國了。

然則，阿比西尼亞人民底反帝戰爭底前途如何呢？這想是讀者們所必然要問的問題。我們不能做測字式的預言，但估計這事件底一般的發展前途是可能的。阿比西尼亞的封建統治者因於：（一）另一帝國主義者（英國）之暗中支持；（二）國內社會矛盾之比較的不甚銳尖化，比較的尚無後顧之憂；所以還敢領導人民反抗意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很明顯地，它們是不澈底的，是靠不住的；他們很容易被收買，很容易向敵方投降，出賣全體人民的利益（最近報紙上已常見阿比西尼亞各地酋長攜械向意軍投降的消息）。同時，阿比西

尼亞人民是在封建農奴制，以至於奴隸制的束縛下。他們這次是帶着這個苛重的桎梏走上戰場的。他們底這副桎梏如不被解除，那麼他們底戰鬥力決不能發展。所以這種情形要是不變的話，那末即使意帝國主義在英國底壓力下不能達到完全併吞阿比西尼亞的野心，阿比西尼亞的人民也決不能從帝國主義底鐵蹄下解放出來，甚至他們所受的束縛將愈加深重，以至於完全為英，法，意等國所『和平』瓜分掉。

所以，阿比西尼亞的人民要想澈底反抗意國的侵略，要想完全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起來，那麼應當利用此次反帝戰爭的機會，解除土著的剝削者所給與他們的一切桎梏。他們應當了解：真正能夠領導他們作澈底的反帝戰爭的不是他們的酋長，國王他們也不應該到帝國主義者的隊伍中去找尋自己的同盟者。他們的出路祇有一條：在全世界的勞動大眾和被壓迫民族底同情擁護下，衝破土著的封建剝削者和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底聯合戰線。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譯者。

(註) 馬赫琪相傳為誤罕默德的人間使者，這裏所說的馬赫琪主義者的騷動，係指一種民族獨立運動而言。

序

一般人把非洲稱做黑色的印度。事實上，非洲也像印度一樣是散居着千百萬的殖民地奴隸（在印度，住有 325 百萬人；在非洲住有 200 百萬人）的一個廣大的大陸。非洲也像印度一樣，是一個富饒的資源所在地。國際壟斷資本底王者從這裏吸取大量的殖民地超額利潤，和大量的廉價勞力。非洲也像印度一樣，被帝國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殘忍慘酷的地獄；在那裏，殖民地所獻納的貢稅祇要稍為遲緩一些，『文明的』歐洲人便會燒毀掉整個村落，把土人們整批地屠殺，甚至對於婦女兒童們都不加以絲毫憐惜之心。非洲也像印度一樣，是帝國主義衝突底匯集點，是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鬭爭

底對象。最後，在非洲也像在印度一樣，正燃燒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然而，無論如何，非洲決不是印度，這中間有很大的差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曾被區分為兩大類。在第一類的國度中，『已存在相當的工業胚胎，有時甚至已經存在高度的工業發展……，但在全國的經濟方面也好，或是在政治構造上也好，封建中世紀的關係尚佔優勢，……主要的工商企業，銀行，基本的交通機關，農業莊園，種植場等等，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者集團底掌握中』。屬於這一類的國度，首先便是印度和中國。屬於另一類的，『都是較落後的國度，在這裏，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僱傭工人；在這裏，大多數的人民尚在部落風氣的條件下生存；在這裏，還保存着原始民族形態底殘餘；在這裏，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即外國帝國主義者，主要也不過是侵佔土地的軍事佔領者的角色』。

以整個印度而論是屬於第一類國度的。非洲底絕對大多數是屬於第二類國度的。但是這不是說，非洲是清一色的；不是說，非洲底各區域完全處於社會經濟發展底同一歷史階段中。北非洲底許多國度，所謂『白色的』阿拉伯非洲底許多國度，差不多完全可以歸入殖民地國度底較發展的那一類去。埃及可以與印度底前進的，最發達的各省並立在一起。反之，中部非洲，即所謂『黑色的』非洲，或黑人非洲，是

許多落後的宗法國度底區域，在這裏統治着部落的風氣和原始氏族形態底殘餘，在這裏，帝國主義『主要是成了侵佔土地的軍事佔領者底角色。』

這本小冊子裏所敘述的阿比西尼亞便是橫在白色非洲和黑色非洲底交界處的一個國度。在這國度裏，還保存着原始氏族形態底殘餘。但是在這裏工業底胚芽已經存在，當然這胚芽是非常纖弱的。在這國度底整個社會制度上——在它底經濟基礎方面也好，在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風俗的上層建築方面也好——保留着鮮明的封建中世紀關係的痕跡。壟斷資本底各個集團已經掌握着阿比西尼亞的銀行，阿比西尼亞的鐵道，汽車公路，商業機關，以及現在國內已經存在的若干少數的工業企業。除此以外，這些集團已經開始經營阿比西尼亞底咖啡種植場，或者至少已經獨佔了阿比西尼亞咖啡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所以，阿比西尼亞竟可以說是屬於第一類較發展的殖民地國度的。

但是如果埃及可以稱爲非洲的印度，那麼阿比西尼亞便是非洲底阿富汗。如果在埃及亦像印度一樣，存在許多資本主義的歐洲式的大城市，很多的工廠，和發達的鐵道網，工業和鐵道的無產者；那麼在阿比西尼亞亦如阿富汗一樣，城市祇是一種設有市集的大村落而已；工廠是沒有的，少數的工業企業僅從事於礦物之開採，唯一的鐵道和若干汽車公路

還不足以解決道路交通之不便，無產者還在萌芽狀態中，部落風氣仍舊很濃厚。在國家組織上，阿比西尼亞亦很同阿富汗相像。這是一個君主專制式的封建地主政府所領導下的半殖民地國家；在形式上是獨立的，但在事實上，它受着各個帝國主義集團底束縛，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底顧問官，滿佈於所有的國家機關中，它們利用這些顧問官的職位，去支配阿比西尼亞。阿比西尼亞底社會鬥爭史（關於這社會鬥爭底主要潮流將在這本小冊子中敘述到的），在很多地方頗與近年來阿富汗底社會鬥爭相類似。所以如果把阿比西尼亞底社會鬥爭史加以深刻的研究，那麼這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將不僅對於阿比西尼亞有寶貴的意義，而且對於阿富汗，對於其它許多處於同等狀態中的阿拉伯國度，（甚至對於波斯），都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在如今，深刻的研究，不僅對於阿比西尼亞不可能，甚至對於整個黑色非洲都沒有可能，這是將來的事情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科學對於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其它許多亞洲國家，已經有過相當研究。不錯，在研究這些國度底問題的時候，曾發現過不少機會主義的錯誤，和違反國際政策的傾向。所以，反對這些不正確傾向，並為這些國度的革命運動建立正確的科學的分析，仍舊是今日東方問題研究者底基本任務。但從大體上說來，代表這些國度底經濟社會機構的

若干基本事實，——帝國主義侵入這些國度後所發生的社會經濟演變，以及社會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底一切經過事實，——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了；我們這裏已經有很多著作。有時，這些著作對於好些基本問題雖然解釋得不十分正確，但都包含有很豐富的事實材料。

反之，我們對於阿比西尼亞，怯尼亞，剛果，尼日利亞和黑色非洲底其它許多國度，還沒有先進的科學的著作。我們剛纔開始來研究這些國度，所以免不了還要經過一個實際資料底『原始積累』時期。這本小冊子還是蘇聯著作界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第一次著作（除去一二雜誌論文以外）。

當年卡爾·馬爾克司對於印度曾說：『印度社會沒有什麼歷史，或者至少是沒有什麼著名的歷史。在這裏，我們所能稱為歷史的，僅是各朝代的征服者底相互更迭的歷史而已。這些征服者在停滯的不發生任何抵抗的社會底消極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國家。』

自從卡爾·馬爾克司說了這一段話以後，已經經過了八十年之久，在這時期中，印度已經獲得有自己的歷史。自從新的征服者——帝國主義者——到來以後，『停滯社會底消極基礎』已經改變了。這還不算，而且更從消極的一變而為積極的了，如卡爾·馬爾克司所豫言的一樣。如今印度對於自己的征服者已開始反抗，已產生了強有力的民族革命運動

。產生了無產者大眾，他們正為奪取這運動的領導權而鬥爭，為揭露民族改良主義者而奮鬥，為澈底地解決印度人民底前進任務而鬥爭。這已經不是征服者底歷史，而是真正的科學的歷史，真正的社會鬥爭的歷史。亞洲和北非洲底其它許多民族亦獲得了同樣的歷史。

反之，對於黑色非洲仍舊可以適用卡爾·馬爾克司對印度所說的上述那一段話，仍舊可以大胆地說，黑色非洲『還沒有任何歷史』。在大多數研究者底影象中，黑色非洲還是一個未開發的處女地，它被各帝國主義征服者底刀鎗分割了，又被它們重新分割了。整個黑色非洲底歷史，成為這些分割和再分割的歷史，成為這些交相更迭的帝國主義侵略底歷史。非洲社會成了征服者底『消極基礎』，成了這些征服者底超剝削行為底舞台，在這裏這些征服者還沒有碰到什麼嚴重的阻力。我們關於黑色非洲的主要著作，就是在這種觀點下寫成的（註一）。

但是，如果在黑色非洲底佔領時期和分割時期，近乎原始式的土人部落底暴動，對於全副武裝的帝國主義軍隊，幾乎不成什麼問題；可是如今，在無產者運動和殖民地運動底時代，這些騷動加入了世界的陣營，於是便成為一種嚴重的問題了。如今，尼日利亞和法尼亞底騷動成為印度，巴勒士登，埃及，緬甸，塞浦路斯島等等地方底反不列顛騷動底整

個鎖鍊底一環。如今，法屬剛果底騷動與摩洛哥和安南底騷動連在一起了。黑色非洲正在獲得自己的歷史。『黑色的』國度加入了運動的總戰線。先進科學底理論研究之任務，永遠是被實踐所決定的，如今我們底先進科學之任務，便是澈底地，全面地研究這個『黑色大陸』。

在這一方面，勇敢的，但並不是十分成功的初部工作已經做好了。已經發現了好些著作，不是僅把非洲看作帝國主義侵略底對象來研究，而且提出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來研究，把社會鬥爭和革命運動問題也提出來單獨研究（註二）。我們這部小冊子便是屬於這些著作之一種，這部著作第一次提出這些問題來研究，且給以正確的答覆。

我們研究亞洲和北非洲各國是以直接的經驗為基礎的。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新疆等地，蘇聯政府派有自己的外交的或商業的代表；在中國，高麗，東印度，安南，印度，波斯，土耳其，敘里亞，巴勒士登，埃及，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等地有我們的友黨底活動，它們根據了自己的經驗研究各該國底現狀；此外還有英法等國的友黨在英法各殖民地領導革命工作，——在這種條件下，先進的東方問題研究者，可以獲得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底豐富的實際資料，即我們的研究所必需的真正科學的客觀的資料。除此以外，在這些國度，還有各種資本家階級的資料——報紙，雜誌，統計報

告，民族主義者的宣言和小冊子等等，這些都可以供給我們許多關於經濟和革命運動的豐富資料。

但是在黑色非洲各國和阿比西尼亞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這裏沒有活的聯絡，沒有經常出版的報紙，和統計材料，沒有民族主義的經濟政治出版物，——這便是這些國度底特點。在這種條件下，我們祇好利用那些帝國主義者的旅行者，教士，冒險主義者，外交官等等底著作，——當然，這種著作就是在實際資料上說，亦是不能滿足科學研究者底需要的。

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對於阿比西尼亞，尤其是對於這國度底革命運動，要從事什麼真正的工作，還未免太早。我們祇能闡明若干基本的事實，提出幾個基本的問題，並指出這些問題底解決辦法。對於這問題的全面的答覆，祇有到先進的科學的研究者，能夠直接與這國度接觸之後纔有可能；祇有在依靠資本家的和神父的著作以外，有了別的辦法之後纔有可能。

但是我們不能等待到這個時期到來以後，再開始非洲問題底研究。世界危機一步重似一步地打擊了非洲經濟，社會騷動接連着發生，在一九三〇年就發生了一次大騷動。這次騷動有許多地方和阿富汗底內戰相像，可是世界上一般人對此好像是完全沒有知道似的過去了。非洲的大衆——世界改

造運動底兩萬萬的後備軍——已經開始發動了。而先進的科學的東方問題研究者，應當馬上起來研究這個大運動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切不能把它推延到適當的時期到來以後再開始研究。

因此，我們——東方問題研究所底科學研究會之下的阿拉伯阿非利加系——雖是明明知道這本小冊子是很不夠的，雖明知道嚴格地說來，這小冊子還夠不上說什麼科學的研究，但仍舊覺得有把它出版之必要。我們認為，對於青年的先進的東方問題研究者，這本書是很寶貴的一部著作。這部書是第一個把阿比西尼亞底歷史，政治和經濟等問題在讀者面前單獨提出來研究。這個第一步工作將能推動日後阿比西尼亞問題底科學研究。我們的這個初步工作將成為研究『黑色大陸』之革命事件的，青年的科學研究者們開闢一條未來的大道。

拿里馬諾夫東方問題研究所，阿拉伯非洲諸國研究系序。

(註一)達爾姆施得吉爾著：非洲瓜分史；孟著：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巴甫洛維契著：亞非各洲爭霸戰。

(註二)右翁著：帝國主義在黑色大陸（這本書裏有許多錯誤缺點）；右翁著：東非洲底不列顛殖民地；巨伐爾著：法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本書作者係非殖民地化論者）。

第一章

全國形勢鳥瞰

(一)阿比西尼亞底地理形勢

阿比西尼亞位於非洲東部，與赤道相接近；它底地域自北緯3度起至15度止；又自東經35度起至42度止。它底東西方面的闊度是很不相等的：在最窄的地方祇有450公里，最闊的地方達1,350公里至1,400公里。



阿比西尼亞底地理形勢是早就引起了歐洲人底注目的。紅海底巨浪沖洗下，阿比西尼亞底地形（特別是突出於海中；這是從歐洲經過非洲到印度和中

國去的商業大道中的一個驛站。在原始積纍時代，在『偉大的地理發現時代』，歐洲的商業資本不僅追縱着哥倫布底足跡向新大陸發展，而且沿着達伽瑪所發現的航道向遙遠的亞洲發展。

當印度和安南形成了歐洲的初期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之後，阿比西尼亞底驛站意義更爲增加了。從那時候起，歐洲人就想與阿比西尼亞通往來，並且在它底海岸各地建立根據地，但這些企圖都失敗了。此後，在十九世紀，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同沿海各地的小的封建諸侯們協議的結果，獲得了阿比西尼亞底沿海許多地方（阿薩白，奧卜克），他們想利用這些地方做自己的停泊船隻的碼頭。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因蘇伊士運河之開通，阿比西尼亞底意義更爲增大了。阿比西尼亞成爲英國到印度去和法國到安南去的要道上的必經之地。這些強國之中，每一個都想獨霸海上的航路，都想保障自己與殖民地的聯繫，使能無阻礙地榨取這些殖民地。因此，便引起了它們想奪取『帝國航道』上一切沿海要地的野心。這是很顯然的事實：這些列強抱着同樣的野心，想奪取同一個對象——如對阿比西尼亞——，所以必然要引起它們之間的劇烈的衝突。關於這衝突的詳細情形，我們可以留待以後再談。但是這衝突底結果，阿比西尼亞便遭受到了真正的殖民地分割：在目前，阿比西尼亞沒

有半寸沿海的土地，但在從前，它底海岸線從蘇亞金起至瓜達夫伊角折向南方，再沿着東非洲的海岸一直到桑給巴爾爲止。如今一切海港完全爲歐洲諸強國所侵佔去了。在過去許多時期中，阿比西尼亞被迫着和英，法，意三國訂立了好些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這三個國度不僅奪取了阿比西尼亞的沿海各地，而且佔領了內地許多地方：北部諸省被意大利所奪，西北各區被英國所佔，且被後者併入蘇丹底領土中去了。

結果，阿比西尼亞本國是在帝國主義各國底殖民地的包圍中，這些殖民地底大部份領土都是以前阿比西尼亞底地方。在西北方面，阿比西尼亞與英埃，蘇丹爲界；在北方和東北方面與意大利的伊利特里爲界；在東方與法屬和英屬索謀里蘭爲界；在南方與不列顛的東非洲和意屬索謀里蘭爲界。

經過了阿比西尼亞底長期的獨立鬥爭，和列強相互間的不斷的爭論（爲了每一公尺的侵佔地），直到二十世紀底初期，纔把阿比西尼亞和這些國度的境界綫劃分清楚。

但是阿比西尼亞之所以惹起帝國主義列強底注目，還不僅是在於它底地理形勢；就是它底富源亦足以引起帝國主義列強底野心。

(二) 阿比西尼亞底富源——農村經濟

整個阿比西尼亞是一個極高的，多山的三角形的高原地；這高原地底西北方面向尼羅河流域傾斜着，在西南方面向河流甚多的谷地傾斜，在東方向紅海方面傾斜。

這高原地底高度在海拔 1,800 公尺至 3,000 公尺。個別的山峯達 4,500 公尺，一年之中，有大部份的時期堆積在白雪中。

由於地面上山峯之多，阿比西尼亞底氣候是非常不同的。在海拔 1,500 至 1,600 公尺之間的較低的地帶，氣候是熱帶性的。在這裏，可以栽種許多熱帶的作物，即最足以使帝國主義列強垂涎的，最貴重的熱帶產的原料（樹膠，咖啡，棉花）。在較高一些的地帶，（有的在海拔 1,600 公尺和 2,400 公尺之間，有的在 2,500 公尺以上），氣候是溫帶性的；在這裏，值錢的農作物較少。最後，在海拔 3,500 公尺以上的地帶，便是積雪地帶了。

當年，昂格斯在研究東方的土地所有形式底發展的時候，曾特別注意到『氣候和地質』問題。他曾說道：在東方橫着一個『偉大的沙漠地帶。這沙漠地帶起自撒哈拉大沙漠，經阿拉伯，波斯，印度，韃靼以至於最高的亞細亞高原為止』。昂格斯又說道：『在這裏，農業底第一個條件便是人工灌溉』（註一）。後來昂格斯在反杜林那本著作中，更明切地指出：『從波斯起到印度為止，從埃及起到中國為止，在那裏

所有的國度中流行着一句民謠：沒有水便沒有農業」。

阿比西尼亞在『偉大的沙漠地帶』底南部，它有很充分的水源，有許多山溪和大河流過阿比西尼亞底領土，在本國境內，也有許多大的水源，如查納湖底水源等。除此以外，阿比西尼亞的農業還有自然雨量——赤道雨——做保證。同樣阿比西尼亞的土壤亦很肥沃，這與隣接的阿拉伯諸國底多石和多沙的瘠地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阿比西尼亞農業底自然地理環境是非常優越的。這是阿比西尼亞與其它許多殖民地國度不相同的地方。

阿比亞尼亞底西北部是尼羅河底發源地，由此一直流入地中海去。大家知道，尼羅河是世界上幾條最大的河流之一。尼羅河發源自兩個水流——即白尼羅河和藍尼羅河。藍尼羅河發源於阿比西尼亞底小谷中，它自發源地起，經過了150英里路程流入於查納湖，然後復在距離1,100英里的地方與白尼羅河合流。在尼羅河底水分中夾帶着不少沖積的沈澱物。

近年來，尼羅河水源問題常帶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爭奪水源的鬥爭在前世紀中便已開始，但因查納湖底水閘建築問題之發生而更形增加了。

不僅是阿比西尼亞底農業，甚至於整個尼羅河流域——蘇丹和埃及——底農業都有賴於阿比西尼亞山中的岩石和泥

地中沖洗下來的沈澱物。被沖洗下來的泥土爲湍激的流水沿着高山底斜面向下流去。在這裏，藍尼羅河和它底主要支流（發源於山谷中的支流如阿脫巴拉河）起有重大作用。爲要能夠獲得埃及底經濟政治生活底全部監督權起見，英帝國主義者預備在尼羅河底兩大支流上建立許多水閘和運河，它預備利用這些水閘和運河去調節尼羅河底水流，使埃及永遠處於水源恐慌底威脅下。查納湖底蓄水池和水閘底建設計劃便是英國這些建築計劃之一。但同時，美帝國主義者亦加入了奪取查納湖的鬥爭，於是這個湖便成了國際政治和帝國主義衝突底對象。

除了尼羅河和查納湖以外，在阿比亞尼亞還有許多較小的河流和湖泊。在這些河流中，較大的有馬立勃，阿脫巴拉和雪季脫。這些河流都是注入尼羅河的，並且都挾帶着許多肥沃的火山巖的沖積物。除了查納湖以外，在南部還有許多湖泊，其中最大的便是羅特爾甫湖，這湖底大半部是在隣國的法尼亞境內。

阿比亞尼亞底豐富的雨量（900——1,000——1,200耗）也助長農作物底發展。雨量底降落是定期的，所謂非雨期是從九月底起至六月中旬爲止，雨期便是從六月中旬起至九月底爲止。在大雨之前，先要經過一個小雨期（在二，三，四月）。

阿比西尼亞底氣候足以助長許多有價值作物之生長。但沿海岸的地域（吉布蒂和奧卜克等等）是一個例外，關於這個地域底情形有一個叫做萊伊的英國人曾說過：『這些地方，祇把它看一次是很有趣的，但是你決不願意看第二次』。有一位帝俄政府底代表，司克拉獨夫斯基曾用道地的俄國式的事物來形容這地域。他說道：『你可以想像你是住在澡堂子的閣樓上一樣，當澡堂裏的蒸汽向上蒸發的時候與這地方的情形有些相同』。事實上，沿海岸90——120公里以內的地帶，都滿佈着石子，泥砂和火山巖。所以，在這區域之內是完全沒有植物生長的。

但是阿比西尼亞其它地域差不多是『地上的樂園』。這裏的土壤非常肥沃，所以雖則農具和耕作方面是那樣幼稚，雖則灌溉制度是那樣的原始式（這裏的全部灌溉工程僅是田旁的水溝，——在雨季期，這些水溝中蓄積滿了水，以備非雨期之需用），雖則有一個較長的旱燥季節，可是阿比西尼亞的農民每年仍能收穫三次，在有些地方竟能收穫到四次。

但是『地上的樂園』並不能保證居民底生活。阿比西尼亞的農業處於非常低下的水準上，土地是用木製的鋤和鋤或木製的犁耙所耕種的。金屬的工具非常稀少，而且農民們亦沒有辦法可以獲得這些金屬工具。同時，在保存着農奴制的，奴隸制的廉價勞力地方，在合法的賦役勞動制的條件下，

地主們亦沒有採用機器的必要。

萊伊曾引證一位阿比西尼亞地主底說話，這地主說：『我爲什麼要利用機器犁耙呢？在我這區域內的每個農民都應該帶着犁耙和耕牛到我的田裏來耕田；我要他們做多少天工作，他們就得做多少天工作。爲款待這些農民，我祇要宰割幾條牛便夠事了，但幾條牛值不了多少錢。除此以外，我便不要任何其它開銷。僅是爲了耕田迅速一些，我何必花費很多金錢去購買機器呢？』？

其餘的耕作過程也是同樣的原始而落後。五穀成熟後，使用小刀鎌刀齊着穗剪割。割下來的穗堆在場上由牲口踐踏，這樣便代替了打穀的工作。然後把穀物當着風播揚，這樣便代替簸穀機底工作。

農業底技術水準之落後，也可以在農業自身之構成上表現出來，這裏所種的作物大半是不值錢的東西；穀物以高粱，大麥和小米爲主。高粱和小米是人民底基本食物，大麥用以製酒或飼牲口。

高貴作物——咖啡，棉花，胡椒——底栽種辦法也是非常落後。野生的咖啡是到處都存在的，但野生咖啡之大部份是沒有人去採集的，因爲土人所採集僅是村落附近的而已。土人們並不特別栽種咖啡。雖則個別的地主亦有經營咖啡種植場，栽種上等的咖啡的；但這樣的種植場爲數甚少。釐斷

了阿比西尼亞咖啡出口貿易的外國資本家，很想自己來經營咖啡的生產事業。在阿羅咀區域，有若干比國公司所經營的咖啡種植場。但直到今日為止，阿比西尼亞咖啡之大部份是土著人民底零細經營，以極原始的辦法去採集來的。

棉花在好些區域中也是野生的。以棉花底質地而論，並不劣於世界上最上等的埃及棉，但並不專門從事栽種。雖則在阿比西尼亞，棉花生產底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雖則蘇丹的棉業新提卡和英國其餘的托拉斯早有利用阿比西尼亞栽種棉花的計劃，但資本家們終於未能在這裏發展棉花種植事業，未能建立起棉花種植場。還在世界經濟危險爆發以前，全世界的棉花市場便已充塞滿了剩餘生產物；到了如今，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資本主義體系底生產的可能性，在植棉業中一般說來已經涸竭了。事實上，如今蘇丹地方的原有的英商棉業新提卡都已經陷於破產，埃及底棉花耕地面積都在想法縮小，在各地的堆棧裏，充滿了賣不掉的存棉（美國產的和東方產的）；請問在這種情形下，在阿比西尼亞那裏還有開設棉花種植場的可能嗎？

因此直到今日為止，阿比西尼亞人僅僅從事於野生棉花之採集，以供給手工業的土布生產之需要。

阿比西尼亞底林業也處於這樣落後的原始狀態中，雖則它底自然條件是非常優越的。同時這裏的森林遭受到一種近

於掠奪行爲的摧殘。在從前，山坡上都栽種着樹木的，但如今這些樹木統統被砍去建築住宅，橋樑，道路，牧場等等。雖則阿比西尼亞的森林中有許多極貴重的樹木（如無花果樹，眠草屬樹，椰子樹，橡樹等），但沒有人去專門培植，所以這些樹木底工業用途是沒有的。橡樹是一種很貴重的原料，僅生產於東非洲底森林中。蘇丹在事實上已成了這種貴重原料底壟斷生產者，出口數量甚多。但在阿比西尼亞這種貴重的原料幾乎沒有人去採集的。椰子底收穫差不多還不夠土人們自己的消費。同樣，各種各樣的果樹供給土人們以各色水果。但在這裏，園藝事業之經營差不多是沒有的。果樹（主要是橘子，無花果，檸檬，香蕉，葡萄等）都是野生的，採摘無定時，往往一年採摘數次之多。

比較發達的事業是畜牧和狩獵，這也足以證明阿比西尼亞底經濟發展之落後。阿比西尼亞底大宗出口貨品是畜產品，其中又以皮革爲主。這也很足表示阿國經濟之特色的。

最後，阿比西尼亞礦物底蘊藏也很富饒。這可以算是阿比西尼亞底自然財富之一。但這些礦藏都還沒有開採。在阿比西尼亞曾發現豐富的金礦（沙金和石英岩金礦），寶石礦，鐵，銅，白銅，褐炭，加里等。此外，和英屬索謀里蘭相鄰接的地方，曾發現石油礦。有一個英美合資的托拉斯馬上就獲得了這一區域底石油採掘權。但這石油礦到現今還沒有被

開採。

阿比西尼亞因有富饒的天然資源，所以便成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爭奪對象。複雜的氣候，豐富的雨量，肥沃的土壤，——這些都是發展貴重的農作物的天然前提，畜牧事業之發展可能性，和棉花咖啡之種植場經營之發展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此外再加上阿比西尼亞全國底富饒的尚未開發的寶藏，這都是使帝國主義列強——英，法，意；在過去還有帝俄，如今則加進了一個美國——要如此熱烈地爭奪着統治阿比西尼亞的原因。

不錯，如我們在前面所已說過的一樣，這些自然富源大半還沒有被開發。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者在開始經營阿比西尼亞的時候，資本主義已進入了腐化時期。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可能性是很受限制的。在日趨死亡的社會形態底範圍內，生產力發展在大體上說來，已經是停滯了，甚至是退化了。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這時代，奪取原料的鬥爭已經緩和了。反之，帝國主義者且以更大的努力去獲得生產原料（煤油，礦產等）和商業原料（咖啡棉花等）之壟斷。他們要壟斷這些原料的來路，其目的倒不在開發這些資源並擴大種植場經營，而是在限制生產，減縮生產量，保持生產品之高貴價格（甚至在危機時代）。正因為這緣故，所以在阿比西尼亞有

許多礦山和煤油田底開採權雖然早已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了，但並沒有被開採。正因為這緣故，所以在阿比西尼亞並沒有建立起新的咖啡種植場和棉花種植場。但同時，爭奪阿比西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原料的鬥爭非但沒有緩和，而且倒反激烈化了。

還在各帝國主義者開始獲取新的土地並開拓殖民地的時候，還在它們初次分割世界的時候，阿比西尼亞便已成了帝國主義衝突底目標，成了它們宰割下的肥肉。到如今，當資本主義體系底諸矛盾異常尖銳化的時候，阿比西尼亞更成了世界事變底中心問題之一。資本主義體系底崩潰過程愈是迅速，那麼奪取市場，原料生產地和資本投殖場所的鬥爭亦愈加激烈化。阿比西尼亞決不能站在這鬥爭之外。資本主義底矛盾愈是尖銳化，那麼各帝國主義侵略者瓜分阿比西尼亞的鬥爭亦愈趨烈，而阿比西尼亞亦將由形式上獨立的半殖民地而淪為正式的殖民地。

(註一) 1853年六月六日致馬爾克司信。

第二章

帝國主義侵入阿比西尼亞的歷史

(一) 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奪取 阿比西尼亞的鬭爭

這本小冊子開首便指出過，歐洲商業資本想把阿比西尼亞淪為殖民地的初次企圖是發生在原始積累時期，即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時代。

在十五世紀末(1492年)，葡萄牙的商人初次派遣「外交」代表至阿比西尼亞。數年之後，又曾派遣過一次代表。在1541年有一個葡萄牙的冒險主義者，叫赫里斯督福爾·達·

咖瑪，在四五百葡萄牙籍的劍客幫助下，領了一支阿比西尼亞的軍隊，跟阿國北部的一個回回教的封建公國恭達爾作戰。在宗教統一底假面具掩護之下，（以基督教民族聯合反對好戰的回教民族之進攻爲口號），葡萄牙的商人想在阿比西尼亞獲得新的榨取對象，和新的活動區域。但葡萄牙的資本未曾能夠把阿比西尼亞變爲自己的商業膨脹底領域。

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之間，偶而也有天主教的教士去訪謁阿比西尼亞。在十八世紀末，便有英國人侵入阿比西尼亞。

但阿比西尼亞之殖民地分割是在十九世紀開始的。

阿比西尼亞位於到印度去的航道上。自從法蘭西人底勢力被逐出東印度，而後者（東印度）又完全變成英國殖民地之後，法國和英國便在印度航路底各段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還在十九世紀初，拿破侖一世曾遠征埃及，巴勒士登和敘里亞等地，他想征服阿拉伯諸國底酋長。在整個十九世紀，法國想鞏固自己在埃及的地位，並且想驅逐英國人在埃及的勢力。英法二國在阿比西尼亞境內，亦發生了同樣的衝突。

阿比西尼亞全國分裂爲無數獨立的，有時甚至是相互仇視的封建小國；所以從帝國主義者看來，阿比西尼亞是一個較易征服的獵獲物。各帝國主義者在阿比西尼亞利用了各王朝之間的傾軋，和各部落，各教派之間的衝突，暗中製造了

不少陰謀。它們一隻手維持了這一批封建諸侯，但另一隻手又拉攏另一批封建諸侯。它們用盡種種方式來挑撥這些封建諸侯之間的軍事衝突，以便削弱這些封建諸侯底實力；然後自己就起來作仲裁人，以便獲得割讓地和特殊權利等謝禮。在1847年時，英國人便同一個叫做趙的封建王國訂了條約，1849年復與阿姆哈拉和蒂格勒二王國訂立條約。同年，法國亦與趙王國訂立條約。

(二) 帝國主義時代瓜分阿比西尼亞之開始

自從帝國主義時代開始以後，瓜分世界的爭鬥愈形積極化，英法二帝國主義繼續着原來的陰謀挑撥政策，同時復轉向積極的侵略行動。

1862年法國藉口「建立煤站」，用一萬美金購買了奧卜克港。1884年奧卜克港完全成了法國底屬地。1885年連奧卜克港周圍的地方都為法國所有。法國的土地佔領，得到了當地封建諸侯底條約承認。在以後四年（1884年——1888年）中，法國底勢力擴張到塔柔拉，杜爾純，蘇勾，薩加洛，安巴獨等區，最後，自從佔領了海岸各島嶼（木達赫島，巴勃島，兄弟島等）之後，便在吉布蒂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這樣便形成了法屬索謀里蘭。吉布蒂之成為法屬索謀里蘭底中心

地點，是1892年以後的事，那時候已完全證實奧卜克地方不能成爲一個良好的海港。

在這時期，英帝國主義也並不是袖手旁觀的。爲獲得印度航路底監督權起見，英帝國主義佔領了阿拉伯的紅海沿岸的亞丁港和丕林島。

然後，英國便開始侵佔阿比西尼亞的領地。在1884年（與法國之完全佔有奧卜克港在同一年，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符合，而是祕密協商之結果），英帝國主義佔了阿比西尼亞的齊拉港和貝比拉港，及其附近地域，這便形成了所謂英屬索謀里蘭。1888年英法兩國相互承認了自己所佔領的利權（1888年2月2日和2月9日的協約）。

意大利帝國主義跑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較晚於英，法二帝國主義；因此它是沒有殖民地的。如今在英法二國底上述那些領土侵略之影響下，也開始企圖擴張自己的領土。1870年，意大利亦藉口「組織煤站」而收買了阿薩勃，1885年復佔領了瑪薩華。在致佔領地帶居民的佈告中曾說：「意大利政府是英國，土耳其和埃及底友邦，因此它有權利佔領瑪薩華」（註一）。阿比西尼亞政府宣稱埃及沒有權利把自己非法佔領的土地讓給意大利，同樣英國亦沒有權利可以批准這種領土讓渡。不用說，阿比西尼亞這種宣言是毫無效果的。不果，英國之援助意大利亦不是無代價的。一方面，意大利之出

場可以阻止法國底前進。另一方面，英國需要一個聯盟者幫助它去抵禦蘇丹的馬赫主義者的暴動，在阿比西尼亞底東北方面（伊利特里），由意大利軍隊在卡薩拉區建立起一個縱的掩護線；並利用意大利軍隊從北方去壓迫馬赫主義者，向南推進（即使他們向阿比西尼亞推進），英國利用了聲勢浩大的馬赫主義者運動，作為壓迫阿比西尼亞的新工具。英國在這裏，利用「客觀」情勢，實行它底兩重政策（註二）。英國底政策是成功的，阿比西尼亞是被牽入及馬赫主義的戰爭中。阿比西尼亞軍隊遭受到了重大的損失，蒂格勒區底國王，且於此次戰役中陣亡了。

意大利利用了阿比西尼亞底軍事失敗，就從瑪薩華向南進攻，直至蒂格勒省為止，於是便形成了現今的意屬伊利特里。

當時，整個阿比西尼亞分裂為無數封建小國，這種分割形勢使帝國主義的侵略更為輕易。互相仇視的封建諸侯們都去求助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因此阿比西尼亞底情勢便更形複雜了。例如，蒂格勒省底國王約安曾援助英國人納普耳底遠征軍去反對另一個封建諸侯。趙省底國王密涅里克又利用意大利人底幫助去反對約安（註三），經過幾年之後，又在別的歐洲強國底援助下去反攻意大利人。

（註一）事情是這樣的：瑪薩華在以前曾為埃及及總督伊茲馬伊耳底軍隊所佔

領，但埃及在當時是土耳其底一個省份而同時又為英國所佔領着。

因此在這宣言中提及英，埃，土三國底國名。

(註二)關於這時代底情形，請參考P.T.孟所著帝國主義和世界政治，第七章。

(註三)意大利(根據烏溪阿里條約)以數十萬鎗械，若干大炮和彈藥等供給密涅里克，使後者去攻打約安，因當時意大利亦在攻打約安。後來密涅里克又利用這些鎗械和意大利作戰。

(三)阿比西尼亞國家之形成 意大利之對 阿侵略 和阿比西尼亞之反意鬪爭

十九世紀末，在阿比西尼亞發生了政治的統一運動。這個運動底目的是在統一各個封建王國，以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統一運動是阿比西尼亞全國經濟商品化之結果，是成立國內市場之結果（當然；這是很狹窄的，很原始的國內市場，因為這個國內市場是建立在封建農奴制的基礎上的，是以保持封建的和半封建的關係，以保持封建農奴制的剝削方法為基礎的），這是土著商業資產階級底勢力擴大之結果，是這階級想剷除國內封建割據的意志表現。這個運動底領袖便是密涅里克二世；法國作者把他稱做是阿比西尼亞的彼得大帝。

如果密涅里克不把阿比西尼亞統一起來，那麼毫無疑義地，在相互仇視的各諸侯底封建割據下的阿比西尼亞，到二

十世紀初年，就很容易淪為各帝國主義侵略者底戰利品。密涅里克削弱了各封建諸侯底勢力，統一了這些封建諸侯底領土；除此以外，他還征服了許多重要的遊牧民族。

一九〇一年征服了最後的一個封建王國考怯姆。於是密涅里克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民族，以與各帝國主義者相對抗。不斷的內戰外患，以及帝國主義佔領的各區域中的殖民地的剝削，造成了一般人民的不滿意，這也是密涅里克得能成功的另一原因。

在反抗意大利的鬥爭中，充分表現出了民族統一之效果。還是當密涅里克在意大利人底援助下反對蒂格勒王國的時候，他便與意大利訂立了一個親善互助的條約，即所謂的烏溪阿里條約(1889年)。當密涅里克做了全阿比西尼亞底國王之後，意大利便想利用這條約以建立自己對阿比西尼亞的保護權。但意大利底這個野心企圖遭受到俄，法二國底反對。

『和平地』佔領阿比西尼亞底沿海地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友誼地』分割獨立國家的時代早已完結了。帝國主義列強底利害關係又重新衝突起來了。

1891年英意二國共同劃定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根據1891年3月21日和4月15日所訂立的條約，英國承認了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各區的保護權，連法蘭西底經濟勢力所統治的哈拉爾省亦在內；但是把尼羅河底發源地除外。

意大利底軍隊充滿了阿比西尼亞底北部(蒂格勒)，且逐漸向南進展，同時在東部和南部也採取同一步驟(註一)。

密涅里克兩次抗議意大利底行動，且通告廢棄烏溪阿里條約；但這抗議不會發生效果。法國也起來反對意大利的勢力擴張，它慫恿密涅里克與意大利開戰，並且答應給阿比西尼亞以各種援助；因為意大利想佔領全阿比西尼亞的野心將威脅到法國在阿比西尼亞東南各地的已得「利權」。戰爭是正式開始了，1896年意大利軍隊大敗於阿杜華地方。這次軍事失敗給與意大利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意帝國主義底意識代表者——克利司比——所領導的意國內閣且因此而下台。這次戰爭使意國資本家階級對紅海方面的冒險政策的態度大為改變。戰爭是公認為失敗了。意大利給了密涅里克很多賠款，且放棄了自己的侵略計劃。

戰後所訂立的和約(1896年十月二十六日)首先便廢棄了烏溪阿里條約。為免除誤會起見，新的條約是用阿姆哈利克文和法蘭西文寫的，但沒有用意大利文。可是阿比西尼亞需得酬謝法國底「援助」。

法國獲得有吉布蒂至奇立達瓦的鐵道建築權，阿比西尼亞終於沒有獲得通達海港的自由出路。吉布蒂完全成了法國底海港。英國同樣要求獲得「保守中立」的謝禮，它底這個要求是被滿足了；它得到了密涅里克對於英屬索謀里蘭的正式

承認。

所以，就是阿比西尼亞獲得軍事勝利之後，它這勝利亦被各帝國主義者利用着作為繼續實行瓜分的藉口。不錯，由於阿比西尼亞勝利之結果，意大利退還了蒂格勒省底大部份地方，但阿比西尼亞底北部和瑪薩華港仍舊握在意大利人手裏。這個區域自1890年起就被稱為伊利特里。

(註一) 1892年，意大利在英國底援助下，獲得了索謀里蘭沿海岸的一部份地方。這區域在阿比西尼亞觀來，不是什麼貴重的地勢，因為它在這裏，本來亦祇有一些名義上的政權而已；但在英國說來，也不是什麼貴重的地方，因為這裏都是貧瘠的沙土，人口極少，商品流轉甚微。自阿薩勃向北至瑪薩華為止的一部份沿紅海的地方（達拿勾耳），亦被承認為意屬領土。這一部份沿海區域亦沒有什麼貴重的價值。法屬索謀里蘭和意屬伊利特里間的界線直到1903年纔劃定。

(四) 英法爭奪尼羅河水源的鬭爭

——帝俄和阿比西尼亞——

但阿比西尼亞之被瓜分，並不因對意戰爭而中止。法國想擴充自己的非洲領土，——自剛果起，通過整個中部非洲（連阿比西尼亞在內），直達索謀里蘭。法國底野心企圖同英國底利益發生了直接衝突：英國想把東非洲底屬地，從開義羅起至好望角為止（也包括阿比西尼亞在內）打成一片。而

在意大利方面也熱望着創立一個自地中海起至印度洋爲止的大帝國。在這種局勢之下，阿比西尼亞得能利用着各帝國主義國家底相互衝突以維持自己的形式上的獨立，雖則它也已經因此喪失了許多領土。

在過去，意帝國主義者是經常獲得英國底援助的。英帝國主義者爲抵抗自己的主要敵人（法國）起見，曾利用意大利底勢力；但法國提出了自己的反對計劃。據法國宣佈，由吉布蒂至奇立達瓦的鐵道僅是整個汎非洲大鐵道底第一段而已。這鐵道將使非洲的法國屬地得能相互連接起來，建築這鐵道的動機完全是政治的。這鐵道底經濟意義直到後來纔顯露出來。在開始建築這條鐵道的時候，有英國的資本參加。但不久以後，法國得能很迅速地把英國人手裏的股票收買回來。法國想獲得使用這鐵道的壟斷權，並保證絕對的行動自由。這鐵道是在非常惡劣的氣候和土壤條件（岩石性的地質）下建築起來的，但建築的速度異常迅速。在 1902 年時，至奇立達瓦的一段已告築成。這條鐵道再往前建築的時候，遭受到英國方面之堅決反對（註一）。法國不能爲了一個阿比西尼亞而公然與英國反面，於是被迫着接受了英國底要求。一直經過了長期的談判，法國已放棄了獨佔阿比西尼亞的野心企圖，且答應與英，意兩國共同分配勢力範圍之後，英國纔在 1909 年答應法國把這鐵道延長到阿京亞的斯亞比巴。這

一段鐵道之建築，是在1917年落成的。

法國底勢力擴張，對英國有什麼危險呢？首先，英國所害怕的便是法國想把整個阿比西尼亞（查納湖在內）變為法國屬地的野心企圖。阿比西尼亞的水源便是了解英國對阿政策的鎖鑰。埃及和蘇丹是靠尼羅河過活的。英國自從佔領埃及和蘇丹之後，就決不能讓阿比西尼亞放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以外。尼羅河底水源——查納湖，便是最使英國人不能忘情於阿比西尼亞的主要原因。調節尼羅河水流的一切水利工程統應該受英國人管理，這原則便是英帝國主義底整個阿比西尼亞政策底基礎。在這一點上說來，可怕的到不是阿比西尼亞本身；因為它自己決沒有那許多資本來建築這水利工程；可怕的是不斷向阿國內地擴張自己勢力的法蘭西。因此，英國便想盡了種種辦法來阻礙法國底活動，它或者採取直接威脅的政策，或者慫恿其它國度起來反對，這中間主要便是意大利。

在反對法國的鬥爭中，形成了英意同盟。於是法帝國主義便想利用帝俄底幫助來反抗英，意。帝俄對於阿比西尼亞事件亦是積極參加的。

帝俄政府所以對阿比西尼亞發生興趣，因為它覺得這是以打擊英國的最好機會。『建立一個阿比西尼亞帝國，以便利用它作為抵抗埃及的堡壘，不使英屬非洲殖民地連接起

來，——這政策對於俄國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註二）。還在1888年時，俄國便由尼熱哥洛特省底省長，巴蘭諾夫將軍之建議，派遣了一支哥薩克隊伍去佔領阿比西尼亞的沿海區域，這隊伍底領袖是一個叫做阿施諾夫的冒險人物。在巴蘭諾夫給亞歷山大三世的奏章中，曾提議建立一個俄非公司以便開發阿比西尼亞。巴蘭諾夫在這奏章中曾說道：『當地的財富對於推銷我們的商品是一種很好的前途』。但阿施諾夫『太恍惚』了一些，他去佔領了法屬奧卜克港，於是他被法國人俘虜了去；這鬧成了一個外交上的大笑話。帝俄政府祇得馬上丟開了阿施諾夫和隨着他去的管長巴伊西。但是經過了五年之後，帝俄政府又去從事阿比西尼亞的冒險了，——不過這一次行動是得到法國承認的，並且是同它聯合着幹的。

1894年俄國政府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立昂吉夫到蘇丹和阿比西尼亞去。他歸國以後，便派了一個『教會團體』到阿比西尼亞去。根據正式發表的理由，派遣這團體的宗旨，是為聯合阿比西尼亞和俄羅斯的教會（註三）。1895年阿比西尼亞為報答俄國教會團體底訪問起見，派遣了一個公使團到俄京彼得格拉。1896年，在阿京亞的斯亞比巴成立俄羅斯的公使館（立昂吉夫）。阿比西尼亞代表在宗教會議上熱烈地討論教會聯合問題。使節之交換引起了歐洲報紙底注目。葉夫立姆管長曾老實地寫道：『我們要利用宗教的親善以達到政治上的

目的。我們的祖國應該在紅海沿岸，在黑海與印度洋相銜接的地方建立一個強大的基礎。祇有這樣，我們纔有可能在印度邊疆處阻住英國，纔能保證我們的艦隊通到遠東的洋面去』(註四)。

但俄帝國主義所熱中的計劃是命裏註定不能實現的。『爲日本所打敗後的俄羅斯已拋棄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它裁減了自己派在阿比西尼亞的使節，減縮了自己對阿比西亞尼的用費，放棄了以前的友人保護者的行爲』(註五)。

不用說，俄帝國主義者之放棄這個侵略計劃不是出於自願的。

在其它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英國——底壓力下，戰敗後的俄國被迫着放棄了許多原有的勢力範圍。當然這並沒有完全阻止帝俄政府在別的區域（如在近東）中的帝國主義活動。

在十九世紀末，英法二國爭取尼羅河水源的衝突達到了最緊張的地步。在有名的勾慶奴（後來在世界大戰中被任爲英軍司令）指揮下的英國的遠征軍，以最殘忍的行爲鎮服了蘇丹底獨立運動，然後從埃及南下，一直向尼羅河底上游進軍。同時，法國的遠征軍也從西面的法屬赤道非洲向尼羅河上游進取。1898年兩支遠征軍在蘇丹底法叔得地方碰頭了。法國的軍隊和英國的軍隊面對面碰在一起了。在這時候，

外交戰有轉成正式戰爭的危險。全世界底注意點都集中於『法叔得事件』，大家都深恐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將在這兩個大國間爆發起來。但法帝國主義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發動戰爭，於是法國便投降了。法國政府命令遠征軍底司令退出尼羅河底發源地。

當然，法叔得事件並未減弱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帝國主義戰爭底危險，僅是暫時地延期了而已。

在法叔得事件發生後數年間，整個國際政治局面已經改變了樣子。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當帝國主義列強正在瓜分世界的時候，基本的衝突是發生在參加此瓜分的兩個最積極的帝國主義者之間，即發生在英法二強國之間。但是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後，瓜分世界的工作大致已經完結了，在這時候的問題，已經不是世界之瓜分，而是世界之重分配。這時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現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這便是德意志。於是基本的衝奪便轉移到英德二國之間來了。大家知道，青年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底發展是非常猛速的。德國的五金工業，造船工業，鐵軌和一切鐵道設備底生產，是非常迅速地發達起來，德意志壟斷資本底勢力是非常迅速地擴大起來。迅速地發展起來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帶來了強烈的殖民地侵略的野心。但德意志帝國主義底殖民地膨脹，到處碰到了先輩的殖民地強國，即英法兩大國底封鎖。『日光所

照的地方』統統佔領了，德國想要獲得這些地方祇有先同以前的殖民地佔領者爭鬥。於是德意志便向近東各國（土耳其，美索不達米亞，波斯等）進攻，它爲的是要爭取英屬印度去的道路。同時又發生了德法二國在北非洲，在摩洛哥的爭霸戰。此外，德國在非洲各地，在中國，在海洋上亦開始積極活動；但是在這裏，它也和舊的帝國主義列強發生了利害衝突。

(註一)法國底成功不僅威脅到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利益。並且如果『鐵道建築完成以後，吉布蒂將成爲英屬亞丁港底勁敵。吉布蒂地位剛是在法國到馬達加斯加島和安南等殖民地去的要道上，也就是往南非和澳大利洲去的要道上；因此吉布蒂成了一個發展非常迅速的商港，它並且搶過了亞丁港的地位。我們可以預料到，吉布蒂——富饒的阿比西尼亞底門戶和法屬殖民地底要港——在不久的將來，將成爲印度洋中的馬賽港。』（俄國駐阿比西尼亞公使館底前任醫生高汗諾夫斯基致外交部長薩重諾夫的報告書，1913年六月一日）。

(註二)高汗諾夫斯基致薩重諾夫的報告。

(註三)關於此次旅行的詳細情形，參考葉夫立姆（俄國代表團底領袖）所著

阿比西尼亞之行，1896年出版。

(註四)前引書114—115頁。

(註五)新東方雜誌第五期，326—327頁。

(五)協約國底成立

——列強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範圍之劃分——

在英德衝突和法德衝突日益擴大的局面下，英法間原有衝突退入次要的地位去了。當然，英法間的衝突在事實上並未減少；但如今英法二國已經組成了一個同盟。雙方互相作讓步，建立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即有名的協約國。這協約國便是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的反蘇聯武裝干涉底組織者。建立協約國的目的主要是爲着共同抵抗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主義。俄羅斯自從對日戰爭失敗以後，也加入了這個腐敗的充滿了內部衝突的協約國，同時意大利（以秘密形式）也加入了協約國。新的聯盟者馬上便開始談判殖民地之和平分配。英法二國在1904年所訂立的第一次條約，就已經是一種典型式的殖民地掠奪條約。如今接蹤着這一個條約，又開始劃分其它地方的勢力範圍。1906年在英法意三國之間成立了一個『三國協商』，劃分這三個國度在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範圍。從此，阿比西尼亞便從形式上獨立的國度，而變爲外國資本底半殖民地。

無疑義地，這協約之締結，在一方面是新的帝國主義競爭者在世界舞台上出現後所促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是這競爭者在阿比西尼亞出現後所促成的結果。1903年，阿比西尼亞

與北美合衆國訂立了通商條約。1905年又與德國訂立通商條約。在英法二國看來，德國是比北美合衆國更可怕的一個競爭者。1906年，德國在阿比西尼亞設立公使館。1905年，奧國與阿比西尼亞訂立條約。

三國協商在形式上是承認了『阿比西尼亞底完全獨立』，各締約國答應不破壞阿比西尼亞底『宗主權』，並且往後在阿比西尼亞也應該採取共同行動。但這個阿比西尼亞已經被劃分爲三個經濟的勢力範圍：與意屬伊利特里相銜接的北部阿比西尼亞，被公認爲意大利底經濟活動地帶；西部和南部阿比西尼亞是英國底經濟活動地帶，東部和中部阿比西尼亞是法國底經濟活動地帶。所以這次協商也可以看做是過去一個時期中爭奪阿比西尼亞的一個總結。阿比西尼亞已被帝國主義列強所瓜分掉，已經完全成了它們底半殖民地。

(六)大戰後爭奪阿比西尼亞的鬥爭

阿比西尼亞之被分爲經濟的勢力範圍，僅足以造成『大國』間的形式上的和平而已。

歐洲資本在阿比西尼亞的商業膨脹，逐漸深入到全國最閉塞最遙遠的區域。列強間爭取阿比西尼亞的衝突，也日益激烈化。

除了奪取阿比西尼亞市場的衝突以外，同時奪取租界的

衝突仍舊繼續擴大着。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總想佔有阿比西尼亞經濟底支配中樞，但是它們底這種野心企圖，往往同別一個國家底同種企圖發生了衝突。同時佔取尼羅河水源的鬥爭也是日益尖銳化，並且在這爭鬥中如今又加入了一個美帝國主義。

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經濟鬥爭底主要對象，便是阿比西尼亞的市場和交通。交通足以幫助商品之推銷，因此鐵道建築底讓與權(租借地)之獲得，足以保證該鐵道範圍以內全區域底經濟監督權。

還在1894年時代，法國因為自己在意阿戰爭中守了中立態度，且以各種軍需品供給了阿比西尼亞，所以得到了吉布蒂港至阿國內地的鐵道建築權。這鐵道之建築直到1897年纔開始，即在建築該鐵道的股份公司徵集到了必要的資本並克服了英國方面的阻難之後。

自吉布蒂至奇立達瓦的一段鐵道(共長 306 公里)建築了五年，而於1903年正式開車。由於其它列強對於日益擴張的法國勢力之阻撓，這條鐵道之繼續敷設，在1909年之前，未能繼續進行。但是自從三國協商成立之後，這鐵道之建築又重新開始了。自1909年起至1917年為止，這鐵道已延長到阿京亞的斯亞比巴(該段共長 406 公里)。這條鐵道連停車道在內，全長 783 公里。於是代表阿比西尼亞底兩個主要省份(

趙省和哈拉爾省)之商品流轉的基本動脈的鐵道建築就算完成了(註一)。這條鐵道經過奇立達瓦地方，——這是最富饒的哈拉爾省底經濟中心，是山嶽高原地底前門；同時這鐵道以亞的斯亞比巴為終點，——這是阿比西尼亞底首都，是趙省底中心點，而且整個東北區(卡發省和考法姆省)在經濟上都是以這地方為歸宿的。如今，阿比西尼亞底對外貿易，有70——75%是經過這條鐵道的。

吉布帶到亞的斯亞比巴的鐵道成了法帝國主義者壟斷阿比西尼亞中部商業的絕好工具，而同時亦是做政治壓迫的有力武器。但經過這條鐵道運往阿比西尼亞內地去的不完全是法國的商品。雖則在哈拉爾省和趙省，法國貨是最流行，但是其它各國貨物底競爭也很厲害。各外國商行侵入阿比西尼亞內地以後，便極力從事於奪取市場的鬥爭。全阿比西尼亞底商品流轉，若以價值計，有70%是經過鐵道運輸的；但是法國所佔的比例恐怕還不到25%，其餘的便是英、德、比、美、日、意和其它國度底商品。然而無論如何，這一條鐵道已足以保證法國在阿比西尼亞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

但如果法國底勢力是在阿比西尼亞底中部，那麼與意屬伊利特里和瑪薩華港相銜接的地方(蒂格勒、拉司塔、捷蒂爾、孟罕德爾、安姆哈拉、查納湖)，即阿比西尼亞底北部，便是意國底勢力圈了。

蒂格勒是阿比西亞尼底幾個富饒省份之一，共有人口250萬至300萬。意大利想獨佔這一區域底商業，它差不多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從瑪薩華港經阿斯瑪拉（意屬伊利特里底首都）至阿戈達特，已經建築了一條鐵道。如今正在建築阿戈達特向南至奧姆哈齊拉（隣接阿比西尼亞的一個小地方）的支線。所以，從意屬海港至阿比西尼亞邊境區域的鐵道也已經建築成了。

除了這條鐵道以外，在意屬伊利特里底全領域內，建築有無數汽車公路。這些汽車公路或者是與鐵道並行的，或者是走別的方向的，但都與阿比西尼亞的邊境相銜接。在阿比西尼亞境內，交通非常不便，從南部跑到蒂格勒省去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整個北部阿比西尼亞便成了意大利底經濟勢力範圍。目前意大利在這個區域內還沒有碰到其它外國資本之競爭。瑪薩華港底設備，並不劣於吉布蒂。瑪薩華港底商品流轉量底十分之九，是與北部阿比西尼亞有關係的；因為在意大利輸入伊利特里的商品，祇有很少一部份是供給伊利特里底人民（總數四十萬至四十五萬）的。

法意間的經濟衝突發生在沃洛和達拿勾耳省，這是與伊利特里東部相鄰接的地方。

在伊利特里底南部有一個叫做阿薩勃的小港。在阿薩勃港和沃洛區之間的道路是非常惡劣的，甚至連駱駝隊商的交

通都不甚方便，因為這裏所過的道路不是狹窄的山路，便是灼熱的沙漠地。但法國人到沃洛區去的道路就比較便利些，法國從南方（從阿京沿隊商道路向北復折向東北）運入沃洛區的商品，並不少於意大利經過蒂格勒轉運進去的商品量。

爲要排擠這一個區域內的法國資本勢力起見，意大利人預備建築一條汽車道，從阿薩勃港起，直達沃洛省底中心點——台西地方，共長430公里。到阿比西尼亞邊境的那一段路（54公里）已經完工了。這條汽車路底意義，就是在於改善意屬阿薩勃港到沃洛省的商品運輸，並阻礙其它競爭者底商品輸入。這條道路之建築實際上就等於對法國的經濟宣戰，意大利政府經過了長期的躊躇，纔決定投資建築這條道路。主張積極的殖民地政策的激烈份子，且因此而責備政府行動之不活潑，甚至說，這是政府之懶惰。他們說『我們的競爭者將因爲我們的懶惰而得到了抵禦意大利競爭的保障』（註二）。

但法國方面也並不會把光陰蹉跎過去，它以非常快的速度，着手建築阿京亞的斯亞比巴至台西的道路。但是當建築了96公里的道路之後，纔發現這條路之繼續建築是不可能的，因爲所經過的地方統統是堅固的岩石，且須從很遠的地方繞過去。於是法國這條道路之建築就此中斷了。但意大利政府却在1930年投放了三百五十萬里拉的資本，以建築阿薩勃

港到台西的道路，並改良阿薩勃港底本身設備（註三）。

然而意大利還並不因此而滿足，它同時又設計建築一條貫通阿比西尼亞的鐵道——這條鐵道將從阿比西尼亞與伊利特里邊境處的一個小地方奧姆哈辯拉築起，一直通到意屬索謀里蘭底克里齊瑪約港為止，全長 1,500 公里。這條鐵道建築計劃是在世界大戰前便存在的。1913年時，在共達爾地方且已開始進行測量工作，在米蘭且已創立了一個意非商業公司，有資本二千五百萬里拉。戰爭之爆發阻止了這計劃之實現。但是我們可以預先斷定（根據大戰前英法報紙底論調），如今其它列強將用盡種種方法來阻撓這鐵道之建築。在目前，這祇是一個空的計劃而已。但就是這個空的計劃，亦很足以表示法西斯意大利對於殖民地侵略的野心。這個計劃如果實現，那麼在阿比西尼亞底任何區域內，意大利對於他底競爭者，將佔有絕對的優勢。

站在意屬殖民地底內部聯絡底立場上說，伊利特里至索謀里蘭的直達鐵道也有重大意義。

英帝國主義也想奪取阿比西尼亞底市場，它用了種種方法去發達蘇丹和阿比西尼亞之間的貿易。英國的貨物是先用輪船從蘇丹運到巴諾河底迦姆培拉埠頭，然後再用駱駝向各地運送，這樣不僅費貴，而且所需時間亦很長久。因此英國人也預備築一條鐵道，以迦姆培拉為起點，把考立，密阿督

等等阿比西尼亞西部的山嶽區域接連起來。1928年英國的 Ethiopian Transport Co. Ltd. 托拉斯便開始建築這條鐵道。這條新的鐵道將能提高英國在阿比西尼亞商業流轉中的地位。除了鐵道以外，英國人還建築考立至迦姆培拉的汽車路（英國和希臘合資創辦的）。考法姆和卡發兩省在地理形勢上是與蘇丹接近的，自從便利的交通道路築成之後，這種地理的接近且將成為經濟的接近。法國的商品原來亦從阿京阿的斯亞比巴運向兩個省份來銷售了，但如今將因此而遭受極大打擊。

最後，英國又想從東南方面的英屬索謀里蘭，奪取阿比西尼亞的市場。有一個時期，這條道路是很重要的。但自從吉布蒂鐵道築成以後，便完全失去作用了。英國曾用盡種種方法，想奪取吉布蒂港底一部份商品流轉，使它改走英屬索謀里蘭底貝比拉港和齊拉港。爲了這目的，英國曾使海關上的檢查工作簡單化，曾改善貝比拉港底設備，曾減輕港口的租金和轉口稅率，但這些手段都沒有能夠達到所希望的目的。在這一方面，法國資本和它底鞏固的基礎——吉布蒂鐵道——是佔了上風。

除了英法意三帝國主義以外，美帝國主義也參加阿比西尼亞市場之爭奪戰。在世界大戰時，美帝國主義者獲得了阿比西尼亞市場之統治權；美國商品滿佈於全國各地。直到大

戰終止了數年以後，美國在阿比西尼亞對外貿易中所處的地位，纔逐漸低落下來。

但美帝國主義不僅想獲得阿比西尼亞的市場，而且想統治尼羅河底水源，想在查納湖建立一個極大的蓄水池，以便利用大規模的溝渠建築，把阿比西尼亞變成一個美國的富饒的熱帶種植場。

查納湖每年平均能供給35億(35萬萬)平方公尺的水量。1927年，美國的瓦脫公司曾向阿比西尼亞政府提議在查納湖建築一個大水閘，這水閘築成後可以使水底供給增加到80億平方公尺。全工程底費用估計為二千萬元，阿比西尼亞政府已經預備接受這提案了。但這時候，英國又起來干涉這事情，於是查納湖問題成了一個很大的國際事件。這事件有什麼政治意義呢？查納湖底水是流入藍尼羅河去的，該河復在蘇丹境內與白尼羅河匯合。當然，這是很顯明的：美國資本家決不願意把多餘的幾億平方公尺的水去供給蘇丹和埃及，使英國人得能利用了不花錢的水在自己領土內去灌溉一個新的區域。美國資本家預備自己利用這增加起來的水量，去灌溉查納湖和蘇丹邊境之間的那個區域，因為他們在這裏已經成為全權的主人翁了。水閘之建築僅是美帝國主義底廣大計劃中的一部份而已。這個全面計劃底內容就是想以『和平的途徑』，在阿比西尼亞西北部獲得一個巨大的新的區域，想在非洲建

立一個新的殖民地。但是英國人亦想佔有尼羅河底水源，亦預備在這裏建築一個巨大的水閘。至1927年時，英國人底要求更爲堅決了。在阿比西尼亞政府面前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威脅：英國人將藉口『保障埃及和蘇丹底生命利益』而直接佔領尼羅河水源了。據埃及的民族主義者底分析，英國想佔領查納湖並在那裏建築水閘的計劃，這就是表示英國想把蘇丹造成爲棉花生產底中心，供應英國紡織工業之需要；也就是表示英國想獲得尼羅河底水務『調節權』，以利用這『調節權』，作爲壓迫埃及的強有力的工具，使後者完全向英國投降，甚至放棄形式上的獨立權。英國之所以沒有佔領尼羅河底水源，正因爲它在這問題上與美國底利益發生了絕大衝突。阿比西尼亞若是把查納湖底建築權讓給美國，那麼它就要與英國破裂。英帝國主義者對於美國的計劃馬上發生了反響。倫敦方面發出了警告性質甚至威脅性質的通牒。美帝國主義便決定讓步了。同英國公開衝突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何況尼羅河水源問題在英美衝突底整個鎖鍊中，僅是次要的一環而已。1930年六月，雙方獲得了一個妥協辦法；這辦法底內容便是：阿比西尼亞將被認爲查納湖上一切水利工程底所有者；水閘之建築將由瓦特公司承辦；所積蓄的水大半應該供給埃及和蘇丹，但蘇丹政府在首先五十年內，應該支付一種水費，以担保美國所發行的股票底利息。

但是發起這事業的美國銀行家對於這條約頗不滿意。於是又重新開始談判，結果是查納湖底水閘建築到今天還沒有開工。

根據英國報紙底消息，美國公司同蘇丹，阿比西尼亞兩國政府的協定將於1931年10月在阿京簽字。同時，不僅將建築查納湖底水閘，而且還要建築由阿京至查納湖，復由查納湖至蘇丹邊境的道路。瓦特公司所派遣的美國工程師且已經在1931年開始做測量工作了。但下文如何，報紙並未告訴我們。不過在這裏，我們還要補說一句，即美國顧問在阿比西尼亞底政府機關中佔有支配地位，阿比西尼亞底銀行是在美國資本底影響下，所以美國帝國主義在阿比西尼亞的積極活動是必然的事情。

我們決不要以為1906年底三國協商，能夠使阿比西尼亞完全避免政治分割底危險，以為各帝國主義者底活動將僅以經濟鬥爭為限。進行新的侵略的野心企圖仍舊存在着的。沒有一個強國不想把自己的「勢力範圍」，和自己的半殖民地變為完全的殖民地。實際上這種侵略已經開始實現了，不果在目前，這種侵略還是用種種方式掩飾着的。各帝國主義列強在阿比西尼亞內部的社會鬥爭中，是積極參加的，它們暗中援助阿比西尼亞的各派封建諸侯，挑撥他們內鬩，以便從中鞏固自己的地位。

各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阿比西尼亞除了建立經濟的統治權以外，還想建立政治的統治權。爲了這目的，它們便極力宣傳阿比西尼亞底混亂局勢和奴隸制度。大家知道，奴隸制度在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也存在的。但是它們對於這裏的奴隸制度是從不做聲的。各帝國主義者對於半殖民地國度中所存在的奴隸制度總是極力喧嚷着。它們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真的想反對這種奴隸制度，而是想加強自己對於這半殖民地的統治權。它們嚷道：阿比西尼亞還存在奴隸制哩！國際聯盟已開始同這奴隸制度鬥爭了。它（國際聯盟）將增強自己對阿比西尼亞的『國際』監督。但是因爲國際聯盟是資本主義強國手裏底工具，尤其是法國手裏底工具，所謂『國際』監督實際上就是法國的監督，也就是給了法國以干涉阿比西尼亞內政的特權。爲要使阿比西尼亞完全接受國際聯盟底指令起見，由法國發起，把它拉進國際聯盟。這是完全與法國底利益相符合的。法國佔有阿比西尼亞底外國投資底最大部份，它在那裏握有最大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權；同時它又是一個『世界的強國』，在國際聯盟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和最大影響；所以法國利用了國際聯盟底機關，想強迫阿比西尼亞接受種種『國際義務』，——因這些義務之執行是利於法國的。

阿比西尼亞不能拒絕參加國際聯盟，因爲國內奴隸制度

之存在是鐵一般的事實，雖則密涅里克已有取消奴隸制的命令，雖則阿比西尼亞在以前已經簽訂過條約，承認有各種義務。阿比西尼亞如果拒絕加入國際聯盟，那就等於是對『歐洲文明』挑戰，勢必引起種種不愉快的結果。因此阿比西尼亞政府便接受了法國底提議。但英國和意大利却一致起來反對法國底計劃。它們一定不准許阿比西尼亞加入國際聯盟，且在聯盟會議上屢次起來反對法國底提案。英國在意大利底援助下，提出了不能接受阿比西尼亞的種種理由：1. 其它較文明的國度（新西蘭）尙未接受爲國聯會員；2. 阿比西尼亞尙未裁減軍備（！），並且不履行限制野蠻國家輸入軍火的各種條例等等。英國和意大利的駐阿公使屢次警告阿比西尼亞底獨裁者塔發利說：法國底行爲是含有惡意的，它們（英意二國）是阿比西尼亞底真正友邦。這種話當然是誰也騙不了的。同時法國也揭露英國自己想併吞阿比西尼亞的種種野心企圖，因爲如果英國能夠佔領阿比西尼亞，那麼整個東非洲——從埃及起至南非聯邦爲止——將完全入於英國底統治。從開義羅起至好望角爲止的鐵道將能築成一條直線，且完全從英國底領土內經過，以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且成爲法國非洲屬地底經常威脅。

結果，國際聯盟底第四次大會（1923年9月）通過阿比西尼亞爲國際會員，並且准許它在日內瓦駐設經常的代表。

但是由於英意二國之聯合抵制，法國未曾能夠完全利用自己這提案（使阿國加入國聯的提案）所應發生的一切利益。

直到今日為止，英國仍舊是反對平等待遇阿比西尼亞的。英國報紙爲創造這種輿論起見，甚至捏造了許多事實。其中最可笑的就是把共產主義這罪名加之於阿比西尼亞政府。1929年12月25日出版的第275期東阿非利加雜誌甚至說，阿比西尼亞國王是與莫斯科政府相勾結的，說阿比西尼亞駐英，法，意各國的代表是蘇維埃代理人，因此主張阻止阿比西尼亞加入國聯。

英國除了在報章雜誌上做宣傳，要求重新考慮阿比西尼亞加入國聯的問題以外，並且利用意法衝突以組織英意共同戰線，反對法國在阿比西尼亞的活動。

1925年，英國『贊助意大利底阿比西尼亞大鐵道（由伊利特里至索謀里蘭的鐵道）底建築計劃。英意間且已訂立了一個劃分阿比西尼亞底經濟勢力範圍的協約。爲報答英國底援助起見，意大利須資助英國建立查納湖水閘的計劃』（註四）。1926年5月1日阿比西尼亞對這協約在國聯提出抗議，當然它這抗議是得到法國支持的。結局，這協約還沒有改變現實的情勢。歐洲各列強間的關係還沒有變動，阿比西尼亞仍舊是外國資本底半殖民地。而且外國帝國主義強國仍舊繼續着進行瓜分阿比西尼亞的鬥爭，繼續想把它變爲完全的殖民

地。

(註一)關於鐵道底貨物運載量見附錄一。

(註二) La camionabile Assab-Dessie, "L'Économiste" No. 10, 1929.

(註三)建築費底總預算，為12—15百萬里拉。

(註四)伊凡諾夫著：英法衝突 1919年——1927年，頁102—104。

第三章

阿比西尼亞底各社會集團及其相互鬭爭

阿比西尼亞底社會經濟制度是各種生產秩序和各種社會階層底複雜的混合體。在一方面我們在這裏可以遇見（特別是在邊疆區域）宗法氏族制度底殘餘，帶有鮮明的自然經濟色彩的遊牧經濟和原始共產主義制的公社。在另一方面，在中央各省——趙省和哈拉爾省——，資本主義生產底胚芽已經發生，鐵道建築已經開始，對外貿易正在發展。但阿比西尼亞底生產關係之基本形式是封建農奴制的關係。人民之基本大衆是在佔有大規模田地的少數地主之封建農奴制的東縛。

下。不論在任何地方，封建地主階級底重要部份是僧侶和神父。在阿比西尼亞，除了封建農奴制關係以外，還保存着奴隸制度；但是這祇有次要的意義。

基本的統治的生產方式是封建的生產方式。

然而由於帝國主義侵入之結果，阿比西尼亞的封建制度已經失去了許多基本特徵。

阿比西尼亞的農業經濟有許多已經商品化了，——它爲着國外市場而生產商品。貨幣關係亦已發展，地租和稅捐均以貨幣徵收。國內市場已經形成，不過這國內市場是適應對外貿易底利益的。封建農奴制的關係與相當發展的市場和相當發展的商業並存着，與帝國主義對全國經濟中樞之統治權並存着。換句話說，封建形態已經在帝國主義底壓力下，開始腐化並崩潰。但同時，帝國主義又維持這個腐敗的和崩潰的形態，維持封建農奴制的關係，鞏固封建農奴制的剝削形式。阿比西尼亞封建經濟之腐化——保持着它的腐化的形式，而不能過渡爲更高的經濟形式——，亦就是阿比西尼亞底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底基本矛盾。在這一點上說，阿比西尼亞不是一個孤獨者，在這裏所發生的演變是代表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典型現象。阿比西尼亞已被帝國主義底經濟政策驅逐進了絕路。最後，又受到了世界經濟危機底大打擊。如今它應該設法從這絕路中逃脫出來。它如今正在找尋自己

的出路，這可以把阿比西尼亞底農民騷動作爲證據。這些農民騷動在外表上雖帶有反動性質，但實際上是革命的。

本章底任務是在提出阿比西尼亞社會發展底幾個基本問題。我們對於這些問題，還不能給以圓滿的解答，因爲我們對於這個國度的研究還不充分；但我們可以指示這些問題之解決方法，而且這亦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我們在目下就已經可以指示出阿比西尼亞的宗法氏族制殘餘和封建制度底性質，指示出現存的經濟政治關係在帝國主義侵入後，如何改變了它底形態，使阿比西尼亞陷入於何等樣的絕路，並且從何種途徑可以使它跳出這絕路。

(一)前資本主義關係

A. 宗法氏族制度底殘餘

部落宗法制度底殘餘，主要是保存在遊牧部落中；保留在定居的部落中的，僅是很少的一部份——這是在很閉塞的地方，在山谷中和國境地方。

但現今所保留着的這些殘餘，決不是純粹的形態了。

我們決不要把這種殘餘看做是完全脫離了全國其它人民而孤獨居住的原始部落。每一個這樣的部落是在周圍環境底影響下，是在全國所統治的生產關係之影響下，是在這部落和隣近居民間的交換關係之影響下。因此宗法的秩序是在崩

潰了，是被新的封建秩序所代替了。目下正進行着某一生產方式轉為另一生產方式的過渡工作。

目下在阿比西尼亞所遇見的部落，是處於宗法制度崩潰的階段中，是正在過渡為新的封建關係。

在每個部落底若干氏族中，有某一個氏族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佔有基本生產資料的原因），變成了全部落的統治者。同樣在這一氏族的內部，也發生了分化過程；政權逐漸移到某個個人底手裏去。於是原來歸該氏族公有的財產，現在也集中到某一個人底手裏去了。

成為統治者的那個氏族便成了領導者：凡是全部落之移居，對其它部落宣戰等等問題將完全取決於該氏族底族長。在起初財產是集團性的，直到下一個發展階段中纔發生個人的財產，纔產生封建關係。在這封建關係下，主人和部屬，諸侯和家臣都變成爲單獨的個人。

在遊牧部落中，在沒有定住於某一地方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封建的關係；牲口之私有制已代替了原來的集團所有制。

當某一個遊牧部落在某一地方定居下來的時候，在畜牧時代所形成的生產關係亦遺傳到土地關係（即對基本生產資料的關係）中來。這時候的土地關係有兩種形式：或者是一切土地都算作領袖氏族的集團財產（如在阿拉愛部落中）；這

一個氏族自己選擇了最好的田地，把其餘的地分派給隸屬於它的其它氏族，而土地之佔有是帶有集團性質的。或者是由於氏族內部分化之結果，土地分裂成爲個人的田產，於是便逐漸過渡爲小的私有財產，同時又發生了土地集中的運動。

有些部落中，統治和隸屬的關係不是存在於各個集團（氏族）之間，而是在各個個人之間。在這裏，統治和隸屬的關係是個人化了（如敏薩，濮谷司和其它畜牧氏族）。臣屬是沒有權利改換自己的領主的。要離開這一部落底範圍，祇有得到主子底允許，並支付相當代價（牲口）之後，纔有可能。牧場之佔有是集團形式的，大家對於水和森林之利用享有同等權利。每個個人可以出售自己個人的私產，但先得儘自己同部落的人購買，要同部落的人不願購買的時候纔能出售給部落以外的人。

如像庫拿瑪部落就是一個『自由人的自由聯合』（註一）。所有重要的問題都在部落會議上決定，在這會議上每一個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如關於戰爭或議和的問題，移居問題，法庭裁判等）。這部落已與交換關係相接觸，集團式的財產已經崩潰了，但私有財產還沒有完全形成。已佔有的牧場是公有的。但是倘使該部落中的某一個個人自己去墾殖田地，那麼這土地（他自己的勞動結果）便歸他自己享用。

從上述這些實例中，已經可以充分證實阿比西尼亞還存

在宗法氏族制度底殘餘。在統治的封建形式的社會經濟生活之影響下，又在國內市場逐漸發展之影響下，這個宗法氏族制度底殘餘已經開始崩潰了。

(註一) Carlo Conti Rossini, Princ'ipi di diritto consultudiuario dell' Eritrea. P. 777。

B. 封建制度

根據古代阿比西尼亞的歷史紀述，各游牧部落之逐漸地，大批地過渡為定居的生活是在西歷紀元前便開始了。所謂的封建關係在那時候開始發生。到八世紀至十世紀之間，便已完全形成為一種社會關係。這社會關係在阿比西尼亞，直到今日還差不多完整地保存着。氏族底或部落底屬員都受一個酋長底指揮，有許多精選的武士做這個酋長底禁衛隊。酋長之產生是由於他執行了許多社會職務：『解決爭訟；鎮壓個人侵佔分外的權利；監視水槽，……以及宗教的任務』

(註一)。

氏族內部各屬員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是增加了。在酋長（和他底親信者）底手裏，積聚了許多禮物和謝儀，這都是要求保護並支付貢稅的人送給他們的。往往一個酋長同時兼做軍人，僧侶和法官。僧侶底職務也是很多有利益的。

但是這些領袖逐漸『從公僕而變成了主人』。『他在社會上的獨立地位，日益擴大以致變成了社會底統治者』。所

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他已經成了基本生產資料底壟斷者。他已經把全部落底公有財產，變成了自己私有的封建財產。在這基礎之上產生了阿比西尼亞底封建土地所有制，產生了阿比西尼亞底封建制度。

在目前，阿比西尼亞底土地差不多完全集中在封建地主底手裏。農民底土地是非常少的，大多數的農民都向地主租借土地。在有的場合中，農民們是不得不向地主租種土地，因為自己的土地不夠耕種；但在有的場合中，是地主自己去強迫農民們租種他底田地，雖則有的時候農民連自己的土地還沒有時間去耕種。

在農民的土地和農民的住宅附近，便是地主封建主的土地。地主封建諸侯之對於農民，比阿比西尼亞國王或各省拉司（拉司即各省督軍）之對於全阿比西尼亞的權力還廣大。僅是根據法律上的規定，在每四天之中，農民就應該為地主封建主做一天工。

根據法律上的規定，一切土地都屬於阿比西尼亞底國王，後者把這土地交給各省長官和其它人員暫時享用。但事實上，所有的土地早就歸個人所有，且成了他們底世襲財產。阿比西尼亞全國滿佈着這種小的（但有時亦有很大的），閉塞的世界，在這世界底範圍內農民是完全無權力的，是完全被地主底意志所屈服的。地主們幫助政府代理人（長老）向農

民們徵收稅捐。長老是直屬於各省督軍的。政府創設長老之目的，就是要使國家向農民所抽的稅捐不落入地主底私囊，且能越過了地主底掌握直接歸入國庫。但實際的情形並不能如政府所期望的一樣。長老們往往成了地主底管賬人，成了他們底代辦人。長老們底工作主要的倒是去幫助地主監視農民們執行賦役勞動，而不是去監視農民們繳納國稅。國稅底很大一部份落入長老和地主底私囊中去了。農民們對於地主底非法行爲，非法的待遇和苛重的誅求是無處申訴的。不論是誰——是督軍也好，是長老也好——，若是同萬能的封建主們鬧得不好，那是他一定要吃虧的。地主們可以把農民送到國王底軍隊裏去，可以使農民傾家蕩產，可以把他們底土地併入自己的田產中去；誰亦不能阻擋地主底行爲。農民們也沒有地方可以逃避；他們想到別的地方去耕田，但是別地方的土地又是爲別的地主所有的，那些地主也很願意行使自己的職權。他們或者願意加入遊牧部落去，但遊牧部落是不會接受他們的，因爲深怕接受了異族人將引起不愉快的結果。農民們在名義上是自由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農奴。

(註一)昂格斯：反杜林。

C. 奴隸制和農奴制

正式的奴隸貿易——人口買賣——，在阿比西尼亞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且要受死刑的處罰。阿比西尼亞政府曾簽字

承認各種反對奴隸制的國際義務。但事實上，奴隸制是存在的。奴隸之主要來源便是：征討反叛部落時所獲得的俘虜，不肯繳納稅捐的人民和奴隸們所生的兒女。各省督軍把獲得的俘虜分給那些幫助他作戰的封建主們。佔有奴隸的人僅是大地主和商人。奴隸們是地主底家奴，但也利用他們做田間工作。在阿比西尼亞，雖則沒有公開的奴隸市場，但奴隸是可以交換的，是可以用作抵償債務的。

農民底地位亦很同奴隸相像。很多農民因為債務，因為無力支付租金或無力清償積欠，而成了地主們底負債勞役者。他們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他們被束縛於地主和地主的土地上。在交換關係發展的影響下，農民之被束縛的程度也愈增加。地主們加強了對於農民的剝削，他們儘力榨取農民底剩餘生產品，因為他們需要很多生產品去作商品交換。如果農民不把債務償清，不執行地主底命令，而企圖逃開地主，那麼他將遭受到殘酷的處分。凡是教會，法庭，地方政權和民團等機關完全是站在地主一邊的。

阿比西尼亞底封建關係，以及這關係所造成的生活秩序和風俗等，起源於極遠的古代。地主封建主階級和軍閥是不可分離的整體；這是反對變更現制度的最有力的一種政治勢力，它將堅持一切舊有的制度而反對任何新的運動。

D. 僧侶是封建制度底柱石

現在的阿比西尼亞的教會是最大的封建領主之一。這是完全獨立的一個機關。在形式上，阿比西尼亞的教會是埃及亞力山大的考潑脫教會之一部。但事實上，阿比西尼亞的教會，並不受埃及教會底什麼牽制。形式上的聯繫並不給以任何束縛，唯一的義務便是阿比西尼亞的主教要由埃及教會所委派的埃及人所充任。但這事實並不起什麼重大作用。這從下列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被派遣的主教沒有權力可以離開阿比西尼亞，倘使他自己願意造成真正的勢力和地位，那麼他就得隨波逐流，跟着當地教會領袖所決定的宗教政策跑去。主教所管的僅是教義和神學方面的純粹宗教性質的問題。關於教會財產，修道院和教會從屬體系之支配等事務，全由主教底兩個助手管理，後面這個人纔是當地僧侶階級底代表。教會於長期參與全國經濟政治活動並勾結封建階級之結果，獲得大批財富。封建主們把大批田產酬謝自己得力的同盟者，如今阿比西尼亞的土地有三份之一在教會底掌握中。英國的旅行家萊伊對於阿比西尼亞教會曾有一段很有趣的記載：

『教會之隆昌和它底勢力之浩大，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修道院和教會滿佈於全國，且佔有無數田產。田產底收入用以維持無數的修道僧，牧師，神父們。據阿比西尼亞人告訴我，這些靠上帝吃飯的人們，共有一百萬人以上，——我很難相信這估計，但我可以斷定，在阿比西尼亞底人口中有

四份之一的男丁是這一類的寄生主義者。他們是寄生蟲，因為他們並不做什麼有益的工作，他們僅靠種田人所獻納的貢稅過活；他們自己不僅不做任何工作，且解除了一切軍役。他們幾乎都是無智識的不識字的人，在他們之中能讀文字的人很少，至於能夠寫的人是更少了』。

萊伊又寫道：

『僧侶階級而有這樣大的勢力地位，——這決不是阿比西尼亞底幸福。這種局面為各種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如傳統習慣，財富，田產等，同時亦因為牧師（或者是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是國內能夠了解古代開士語的唯一種人，所有的法律和類此的書籍都是用這開士文寫成的。這給了他們很多特權，使他們成了一切法庭中的必然助手，——全國所有的法庭可以說都在他們底掌握中』。

這是很明顯的，阿比西尼亞教會既然擁有這樣多的田產和其它財富，又是唯一的法律的解釋者，於是它必然的成了一種大的反動勢力。所以毫無疑義地，『這些教會人員亦將如其它教會底僧侶一樣，成了一切進步和新勢力底堅決反對者……』（萊伊）。

教會的幹部人員都是阿比西尼亞本地人，主要是封建諸侯，官僚，軍人底子弟和無數修道院中所教養出來的生徒。所以教會組織帶有世襲的等級門第性質的。奴隸不能當牧師

。而且就是貧農們——那怕是純粹的阿比西尼亞人——亦不能充任牧師，但是他們可以做修道僧。

僧侶階級在內政方面竭力企圖鞏固現存的社會關係，並維持這社會關係所藉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這便是他們底反動作用。

(二) 帝國主義在阿比西尼亞的統治中樞

帝國主義並沒有改變國內現存的生產關係。反之，它是鞏固了封建農奴制的生產關係；因為民族工業之建立和封建財產之廢除，同帝國主義者底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帝國主義改變了阿比西尼亞底經濟生活。

自然性的經濟被破壞了。如果在以前，農民所供奉給地主的蠟，是用做地主住宅內點火用途的，所供奉的數量僅是地主家裏所需要的數量；可是在如今，地主向農民們需索更多數量的蠟，並且要迫着他們把蠟弄得很潔淨，因為地主不僅要他們供給自己的需要，而且要拿出去銷售。對於咖啡和牲口之供奉亦是如此。農村經濟已經商品化了，已經形成了一個適應對外貿易之需要的國內貿易；而這都足以促成農奴制關係之建立。

帝國主義帶了許多新的東西到阿比西尼亞去。駱駝的隊商從亞的斯亞比巴到吉布蒂要走40天；騾子的隊商要走20天

至25天。但火車祇要三天功夫便可以把這點路程跑完了。這非常加速了商品流轉底速度。在都市中，設立了外國商行底代理處和其它商業機關。阿比西尼亞商品之銷路更擴大了，它與國際市場的關係更密切化了。交換關係愈加複雜化了，甚至連國內的最邊僻的地方都已經被牽入了日益發展的商品流轉。然則耕種的方法改變了沒有呢？農村經濟強度化（集約化）了沒有呢？最後，在帝國主義底影響下，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係變更了沒有呢？對於這許多問題的答覆都是否定的。一般地說來，農業生產底水準仍舊是很原始式的。雖則也有少數的地主迫着自己的農奴們到種植場上去栽種咖啡，但土地仍舊在地主們底手裏，賦役制勞動照舊保留着，在種植場上做工的農民所受到的剝削終是有增無減。在大體上說，生產方式仍舊沒有變更。新的汽車路，都市中的大街，兩層樓的房屋，無線電台，電話線，鐵道列車等等，僅足以改變阿比西亞尼底外貌，但不曾改變它底封建的生活形式。商業行為之形式是複雜化了：阿比西亞尼的商人已脫離了簡單的買賣而採取信用，期票，兌換券等等方法。在阿比西亞尼甚至已經成立了銀行組織。但這些新的事物，僅是被帝國主義者利用着去加強對於阿比西亞尼勞動人民之剝削，並增加自己的利潤而已。

如果在以前，經濟的統治中樞是在封建領主底掌握中，

但如今，自從改變了它底性質以後，自從商品貨幣關係侵入之後，經濟的統治中樞已轉入外國資本底掌握中去了。

外國資本『主要是混入了商業範圍，僅以高利貸資本底形式活動着，……它所追求的目的便是想獲得對於土著資本家階級底形式上獨立的各政府機關之全部監督權……』。『輸入的資本集中起來，……去獲取原料及其初步的改製工作。……這些資本被利用着去發展交通機關，……使能更便利於吸取原料……』。『壟斷了全部對外貿易，於是便節制了殖民地經濟和世界市場之間的一切聯絡，並且把'它放在自己的監視之下』，——這便是在阿比西尼亞活動的『財政資本底各個壟斷集團之基本企圖』。上面所指出的這些原則，在阿比西尼亞的實例中得到了顯明的實證。真的，外國資本先是侵入了對外貿易，並企圖壟斷這些對外貿易。然後，外國資本便開始建築鐵道和汽車公路，獲取租借地，因為有了租借地便可以獲取開採礦產原料的獨佔權，吸收農業原料（主要是咖啡），最後便統治了阿比西亞尼的銀行，國家財政和政府機關。

A. 對外貿易

1923年時，萊伊曾寫道：『阿比西尼亞底全部出入口貿易祇有2,250——2,500英磅，像阿比西尼亞這樣的國度，有這麼廣大的疆土，這麼多的人口和這樣富饒的自然蘊藏，但

對外貿易祇有這麼一點，這真是很好笑的數字』。

萊伊是一個英國資本家，他底頭腦是在發達的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教養起來的，所以在他看來，這數目祇有好笑而已。

但事實上，在阿比西尼亞國內，直到今日為止，還是自然經濟統治着，且在原始式的交換形式下，所以這數目是不好算少了。這數目已經是上面所分析的各種進步之結果。

在1909年時代，阿比西尼亞底對外商品流轉還祇有20萬鎊，在1916年時祇有50萬鎊。但在1923年時，商品流轉量已達300萬鎊（據萊伊說是250萬鎊）；在1927年達700萬鎊；而至1928年已達920萬鎊了。

直到危機開始為止，商品流轉量是繼續增加的。

阿比西尼亞底主要出口貨是咖啡和皮革（註一）。

但是阿比西尼亞出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是很不穩固的。在這裏，充分地顯示出阿比西尼亞底社會的和技術的落後性。歐美商品有資本主義技術底高度水準作為保障，它底競爭力自然遠勝於落後的殖民地阿比西尼亞底商品。阿比西尼亞生產品之銷售直到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前，仍舊是年復一年地擴大着，這一方面是由於阿比西尼亞生產品（咖啡）底上等質地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阿比西尼亞農民所身受的殘忍之剝削所造成的。

在入口貨中，棉織物佔第一位，這都是普通的棉織物，大半是用以製造土人的衣服的（註二）。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各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阿比西尼亞市場的鬥爭。因為阿比西尼亞底主要輸入品是棉布，所以市場鬥爭主要亦就是銷售棉布的鬥爭。在大戰年間，美國的棉布沒有遇到過競爭者。亞丁，吉布蒂，亞的斯亞比巴和東部非洲底其它許多大都市（其實是整個近東——土耳其，敘利亞等等——的市場）都充塞滿了美國商品；美國商品代替了英法意等國的棉布。這並不是美國貨排擠了這許多國度的商品，而是因為這許多國度的商品退出了這些市場，而被美國貨去代替了它們的地位。

但是不久以後，在大戰停止後的初年（1918年——1920年），發現了一個新的競爭者，這便是日本。日本的貨物比美國貨便宜許多，它很快地代替了美國貨的地位。

大家知道，大戰以後，在全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的鬥爭非但沒有減少，而且反增強了，——這尤其是在1920年至1921年的經濟危機以後。在1922年至1925年間，由於法意兩國工廠（尤其是意國工廠）之生產合理化和技術改組之結果，使意法兩國又在阿比西尼亞市場上出現了。如今這兩個國度所供給的商品比日本貨還便宜。

資本主義的生產合理化使各國間的矛盾更為深刻化，使

爭奪市場的鬥爭更爲激烈化。在目前，意大利是阿比西尼亞底主要的棉布輸入者，其次便是日，美，法三國。後面這三個國度所供給的數量，差不多相等。競爭之激烈簡直可以把它與經濟戰爭相比擬。

表示對外市場之容納量的一切統計材料是不充份的，因爲這些材料並不曾把偷運的數目估計進去。然而據熟悉阿比西尼亞國情的人估計，偷運的私貨總在全國商業流轉底15%以上。偷運入阿比西尼亞的貨物有：酒精，燒酒，火藥，軍器等；從阿比西尼亞偷運出來的貨物有：黃金，白金，寶石，烏木，象牙等等。

照吉布蒂鐵道局之估計，阿比西尼亞底對外貿易是入超性的。但是如果把偷運的貨物和北部阿比西尼亞（經過伊利特里）的貿易算進去，那麼我們可以斷定，直到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爲止，阿比西尼亞底貿易對照和貸借對照是處於相對的平衡狀態中的（註三）。

阿比西尼亞的對外貿易完全在外國資本底監視下。某幾種入口貨是各外國托拉斯底壟斷事業，例如，食鹽輸入是法商食鹽公司底壟斷事業。這公司在吉布蒂設有許多大規模的鹽灶，它供給了全國所需的食鹽。這專賣權是以40萬元美金向阿比西尼亞政府購買來的。煤油和汽油之輸入，在事實上是被英國的世界煤油托拉斯（殼牌火油公司）所壟斷了（註四）。

但棉織品之銷售和阿比西尼亞土產品之購買，成了各壟斷資本集團間的鬥爭對象。在阿比西尼亞境內，有許多外國的一意，法，美，英等國的一商行在活動着。除此以外，設立在伊利特里，索謀里蘭和蘇丹的外國商行亦在阿比西尼亞做買賣。所有這些商行在阿比西尼亞全國各地的買辦資本家階級——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臘人，敘西亞人，亞美尼亞人和一部份阿比西尼亞人——中間，滿佈着自己的代理人。這些買辦資本家大半是為外來的歐洲人的老闆『做工』的，他們僅是站在中間人和代理人的地位。

對外貿易僅是外國資本用以統治阿比西尼亞底國內市場和整個國民經濟的一種槓桿。但阿比西尼亞底國內市場是極有限的。國內市場之發展，與阿比西尼亞鄉村中現存的封建農奴制關係發生了衝突。且從大體上說來，它（國內市場）僅是對外貿易底一個附屬體而已。

（註一）在大戰前，曾有大批的蠟輸向俄國去，但自大戰後，蠟底出口量大減。象牙出口本來也佔有相當地位，但由於象之大批殘殺之結果，象牙底生產大為減少，而象牙底出口量亦就減少了。

（註二）關於其它貨物底出口量見附錄二。

（註三）在幾條基本的商品運送路綫中，經濟意義之比較如下：1927年時，700萬金磅的商品流轉中，吉布蒂方面佔80%，伊利特里佔15.3%，蘇丹佔2.9%，英屬索謀里蘭佔1.2%，意屬索謀里蘭佔0.5%。此後幾年中的數目字如下（單位金磅）：

入 口 出 口

| | 1929年 | 1930年 | 1929年 | 1930年 |
|---|--------|--------|--------|--------|
| 經過 <u>吉布蒂</u> 的..... | 49,092 | 42,162 | 21,538 | 24,950 |
| 經過 <u>蘇丹</u> ， <u>伊利特里</u> ， <u>索謀里蘭</u> ， <u>怯尼亞</u> 的..... | 16,364 | 14,000 | 7,180 | 8,300 |

所以在1930年時，整個商品流轉有75%是經過吉布蒂的。這些統計材料並不能完全表示各國在對阿貿易中所佔的地位。各國在阿比西尼亞全部對外貿易中所佔百分比大概如下（根據1927年和1928年的材料）：法國佔30%，意大利佔25%，美國佔10—12%，英國佔10—12%，日本佔10%，德國佔5—7%，比利時佔3—4%。自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這比例發生了相當變化。一方面對英（經過蘇丹）貿易流轉量是增加了，但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足以表示各國在阿比西尼亞對外貿易中所佔比重之增減。

（註四）但煤油生產品之消費量是很微小的，這是因為工業不發達和汽車太少（全國共有汽車50——100輛）的緣故。

B. 工 業

外國資本除了操縱商業以外，同時復操縱工業，——或確切些說，操縱開採工業，即『奪取並開採原料』的礦山企業。反之，改製工業是遭受了外國資本之摧殘和破壞。不差，這裏的改製工業是很原始形式的，——手工業或家庭手工業的形式。在入口貨——主要是大衆消費品如棉布等——底壓迫下，本地的改製工業幾乎完全被掃除光了。所剩下來的

僅是次要的手工業部份而已，如生產木器（馬車，家具等），籃子，食器和藝術品（馬鞍，馬韁，十字架，手鐲，耳環等等）的手工業部份而已。除此以外，在本地還保留着若干種農產品的初步改製業，如製酒業和生皮革之原始的改製等。

阿比西尼亞底手工業勞動者還沒有組織起來，手工業聯合還沒有成立。手工業者亦就是小的市場貿易者，他們自己出賣自己的生產品。當地的商人（普通就是駱駝隊和騾子隊底所有主）收買了手工業者底生產品，然後把它運到全國各地去，一一或向遊牧民族去交換獸皮，象牙；或向定居的農民去交換咖啡，皮革，蠟和其它農產品。但這些商人所帶的商品不僅是當地手工業者底生產品，而主要是外國商品——棉布，酒，食器，金屬，軍火等等。

在阿比西尼亞，雖則工業發展底自然前提是很順利的，但大體上說來，手工業是在破產中。如像軍器製造業，五金業，織布業等是完全被淘汰掉了，陶業是幾乎都被淘汰了。但在五十年以前，阿比西尼亞底刀劍生產是很著名的。曾有許多手工業者專門從事鍛鍊刀劍的工作。在以前阿比西尼亞因為有自己的棉花和羊毛，所以穿着的衣服完全是自己生產的。如今僅有少數的織布匠以長久的歲月，去為封建領主和牧師們製造衣服上的裝飾品；但是他們對於自己日常所需的普通布匹之生產，已經完全放棄了，因為手工業作品已經沒

有辦法同外來的商品去競爭。陶器的生產已經完全被破壞了；因為輸入的食器比土製的出品還要便宜。

阿比西尼亞的手工業已經破壞了，但是並沒有現代式的工廠和作坊來代替它。壟斷資本祇把阿比西尼亞看作是本國生產品底銷售市場，所以用盡全力來阻礙民族工業底發展。

但壟斷資本極願意獲取原料的租借地——主要的就是礦山開採之租借地。

根據最近意大利的統計資料（註一），阿比西尼亞政府在各個時代讓給外國資本家——希臘人，美國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租借地，共有十三個之多。但是到現今為止，已開始經營的，一共祇有四個租借地。希臘資本家蘇尼奧司在哈拉爾地方開採雲母礦；在阿比西尼亞北部，有一個叫做安得里安諾·巴司督里的意大利人設立了一個開採加里礦的企業，這租借地有 50 平方公尺的面積，租借年限為 50 年（註二）。

阿爾培督·潑拉索，是歐洲人中最大的租借地主。他底租借地底歷史是很有趣味的（註三）。他本人是一個冒險主義者。他底一生在赤道各國過活，為的是找尋金礦和白金礦。他在羅得西亞探索的時候，發現了許多舊的，被廢棄的礦坑。據傳說，這些礦坑是古代埃及人和其它多種現已滅亡的民族開採黃金的地方。潑拉索開始搜索這些廢棄的礦坑，而在

阿比西尼亞真的發現了豐富的白金礦和黃金礦。他從阿比西尼亞政府得到了兩個租借地（註四）；並用手工業式的方法開始工作。

1926年時，他在巴黎（註五）設立了一個公司，共有資本900——1,000萬法郎，並且使開採工作完全近代化。1926年共採得26公斤白金，1927年採得50公斤，1928年採得100公斤，1929年採得200公斤。

由於租借地企業之活動結果，在阿比西尼亞形成了一個礦業無產者的幹部。在租借地上，共有好幾千土著工人在工作。工人們底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他們住在草棚中，工資非常低賤，剝削非常苛刻，工作是在歐洲人的工頭監視下，這種生活，與奴隸的生活及其它的殖民地種植場上的強迫勞動者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差別。在鐵道上服務的土人（車房和工場中的工人以及脚夫等）所處地位也並不比較優待些。

（註一）“Rassegna economica delle colonie”, No. 1—6, 1929, Le concessioni minerarie in Abissinia.

（註二）1929年時，他已經把這租借地轉讓給“Società mineraria coloniale de Torino”經營。

（註三）根據“African World” No. 1419.1930.

（註四）第一個租借地之期限為50年，從巴洛河起至阿比西尼亞西南邊疆的一個小地方，名叫瑪奇的為止；第二個租借地在伏立迦，面積32平方公里，期限也是50年。

C. 交 通

『輸入的資本被利用着去發展交通機關（鐵道，港埠建設等等）；使能更便利於吸取原料，並使殖民地更密切地與宗主國發生關係』。我們在前數章中已經用事實來證明了這原則。

難道法國所築的吉布蒂鐵道不是成了推銷法國貨，吸取阿比西尼亞原料，統治阿比西尼亞中部經濟的一個工具嗎？

難道從瑪薩華至阿比西尼亞邊境的意屬伊利特里的鐵道，不是促成了意國資本對北部阿比西尼亞的統治嗎？意大利豈不是想建設橫貫阿比西尼亞的大鐵道嗎？英國資本家豈不是在趕築蘇丹的鐵道嗎？最後，英法意各國的資本家都在建築汽車公路，以便保證自己對於某一區域的經濟之統治權，使這些區域能夠因這些道路而牽入商品流轉。而且這些道路的建築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阿比西尼亞沿海各地（伊利特里和索謀里蘭）的港埠建設，是同時並進的。

D. 財 政

最後，外國資本在半殖民地國度內，『以高利貸資本形式活動着，它所追求的目的，便是想獲得對於土著資本家階級底形式上獨立的政府機關之全部監督權』。

在阿比西尼亞，處於這種監督者地位的機關便是阿比西

尼亞銀行。這是一個英國銀行，成立於 1904 年；這銀行底章程悉照埃及國民銀行，因為它是後者的分行。該銀行底職務便是信用放款和發行兌換券（註一），（兌換券之發行自 1915 年起，票面金額為：5, 10, 50, 100, 500 泰立耳等五種，百份之百的銀準備）（註二）。根據該銀行與阿比西尼亞政府所訂立的條約，銀行獲得有執行這兩種職務的獨佔權，期限為 25 年。這獨佔權底期限於 1931 年 1 月 1 日終止，但得到雙方同意之後，又得繼續延長。所以，外國資本已經得到了監督阿比西尼亞經濟的主要武器——即發行貨幣的獨佔權。

資本主義底矛盾，造成了各資本主義國度間奪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中樞的鬥爭。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財政資本底各集團在阿比西尼亞爭取交通機關和貿易統制權之衝突。但奪取阿比西尼亞財政統治權的衝突亦並不較此緩和。英國得在 1904 年把銀行機關搶在自己手裏頭，這是法國資本家所未及預料的。隨着對外貿易和商品流轉之發展，銀行底商業信用放款的職務大為擴張，因此銀行底影響亦隨着擴大了。

在條約快要滿期的時候，爭奪銀行的鬥爭亦愈加尖銳化。1930 年末，大家知道阿比西尼亞國王已經決定向英國人收還銀行，把它改組為國立銀行，並同時實行金本位貨幣制。因為實行這工作需要大批金錢，所以政府於 1931 年初頒行幾種新的間接稅；這樣，一方面是增加了勞動人民底苛重的負

担，另一方面是妨礙了入口貨底銷路。除了汽車發動機和機器以外（即是除了美國所輸入的貨物以外），所有入口貨都要負擔新的關稅（除了百份之十的從價稅以外，需另課 5% 至 30%）。

這是很顯然的事情，如果沒有美國資本底代表（愛凡爾脫·高爾遜）做後台，那麼一向在外國資本支配下的阿比西尼亞政府，決不敢採取這樣的步驟。

高爾遜於 1930 年被聘為阿比西尼亞政府底財政顧問。阿比西尼亞政府完全由於高爾遜底提議，纔決定關稅和銀行的改革問題（註三）。當然，這次決定並不能使阿比西尼亞政府脫離外國資本底監督；反之，這僅是加強了美國資本底統治而已。

這次決定是與美帝國主義底全盤計劃有密切關係的，它正在企圖建築查納湖上的水閘，並在這水閘底周圍興辦許多有價值的種植場，使阿比西尼亞成為美國資本家獵取熱帶原料的根據也。

（註一）在 1929 年 12 月 31 日，已發行鈔票 1,524 千泰立耳。

（註二）阿比西尼亞基本的貨幣單位是銀泰立耳，這鑄幣是在維也納鑄造的。阿比西尼亞國幣之鑄造，是奧國政府底特權（自 1919 年起，奧政府把這特權之一半讓與匈京布達佩斯的造幣廠）。自 1901 年至 1926 年間，在維也納共鑄出 84,559,500 泰立耳；其中大半是送到阿比西

尼亞去的，其餘的送往也門和波斯灣諸國。泰立耳是 23·0668 磅重的銀貨，上面經常刻有 1780 年的字樣，但鑄造的年限是不刻明的。泰立耳的銀貨在很久以前便從歐洲侵入阿比西尼亞，泰立耳底價值常因世界市場上銀價之變動而發生動搖。泰立耳底比價大概為每 10·36 換一金磅。

除此以外，有一種叫做吉耳希的銅貨——十六份之一的泰立耳——也很流行。銅貨沒有一定的市價，由於國內各地底各種不同的條件而發生漲落，有時每一泰立耳值 10 吉耳希，有時值 16 吉耳希，有時值 16 吉耳希以上。此外，還存在一種鐵的鑄錢。有的區域中，岩鹽也當作貨幣使用。這種岩鹽在當地稱為「阿莫立」，長 10 英寸至 12 英寸，厚 1·5 英寸至 2·5 英寸。在不同的區域中，每一泰立耳可換 10 塊岩鹽至 40 塊岩鹽。在別的地方，鎗彈亦當作貨幣使用。

(註三)對銀行還要補付 15 萬金磅。改用金本位制也需要這麼多的現款，此外改組銀行所需要的準備金還不算在內。但政府祇有 10 萬金磅。有了二三年的新稅收入政府就可以實行這計劃了。但如果發行外債（以新稅收入為担保），那麼這計劃更可早期實行。高爾遜底這些計劃，對於英帝國主義者在阿比西尼亞的經濟地位是一個重大打擊。

(三) 阿比西尼亞底國家制度

國家機關是外國資本掌握中的重要的領導中樞之一，帝國主義者利用了這機關去統治全國經濟政治生活。在形式上，這機關是立憲性的。但阿比西尼亞就是在形式上也與資本家階級的民主制度相去很遠。有兩個議院，議員由各省委任

，但各需由國王個別地批准，——這是1931年7月所通過的阿比西尼亞新憲法中的最大的進步。這兩個議院所通過的立法案須由國王批准後方生效力。

但在實際上，就是這種溫和的憲法也是一種虛飾的具文而已。實際上的支配者是外國顧問。一切封建的法庭，軍事領袖，督軍大臣等都是這些外國顧問手裏的工具而已。

從大體上說來，阿比西尼亞底國家制度仍舊保持着各種封建的特點。第一，還保存着封建割據的痕跡，雖則在形式上，阿比西尼亞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當十九世紀中葉，在現今的阿比西尼亞領土內共有十個王國和十大省。

自從阿比西尼亞統一以後，還剩三個王國——蒂格勒，安姆哈拉，和趙。其餘的便改劃為許多省和州。王國是由世襲的封建主支配的，這些封建主可以說是第二等的國王，他們受全阿比西尼亞國王之統治（註一）。因此阿比西尼亞國王亦稱為王者之王。已被廢棄的各王國（在過去是獨立存在的）之內的省和州，現在已成為國王底領地；這些地方或為世襲的部落領袖所支配，或為國王所委派的各級官吏所管理（註二）。蒂格勒王國以瑪加爾為首都，共分20省。安姆哈拉王國以公達爾為首都，也分為20省。趙王國以亞的斯亞比巴為首都（它同時也是全阿比西尼亞底首都和國王所在地），共分三部

份；——上趙，下趙和沃迦登。不入王國領域的各省區，主要是在阿比西尼亞底西南部。這些省區或由當地的部落領袖所支配（國王便是這些部落領袖底君主），或爲國王所委派的督軍所支配。

委派的督軍和世襲的統治者擁有全部民政，軍事，立法諸權。鄉村的長老（或者是各級官吏）直接受督軍支配。這些長老倒是國家機關中主要的一環，因爲一切財政收入和稅捐都經過他們底手掌的，而稅捐之多寡一部份也受這些人決定。我們應該承認，在好些區域中政權既然握在有勢力的世襲的封建主底手裏，那麼在這些地方，中央政權底意義是有限制的；我們決不能把這種意義過份重視。每一個阿比西尼亞人直接是受自己的封建主之統治，祇有經過了這些封建主纔受國王之統治。在國家行政事務上，有許多大臣做國王底助理，這些大臣是國王在阿比西尼亞顯貴中挑選出來的，或是特別聘請來的外國專家。外人之參與國家行政並支配行政中樞，是半殖民地國度底特色。

英人哈爾普脫「幫助」阿比西尼亞政府履行稅務制度之改革。法人里佛爾和萊內在公共工程部服務。美人高爾遜是財政顧問，伏爾克是國民教育顧問。不久以前，有一個叫做高爾莫琴的瑞士人被聘爲外交部底法律顧問。各外國使館極力主張阿比西尼亞政府應有「熟練的顧問和咨議」，並不時把本

國的后補人介紹與後者。阿比西尼亞被迫接受了各使館底要求，聘請外人到政府機關中來服務。站在首要地位的外國人顧問，便是政府所選聘的美國人高爾遜和伏爾克。這兩個人是美帝國主義底代表，他們企圖統治阿比西尼亞的全部政府機關，以便排除英國人和法國人底勢力，並使阿比西尼亞完全變成自己的殖民地。

國家收入亦帶有封建色彩。收入來源全是關卡進款，而主要是內國稅。內國稅中包括：典型的封建的什一稅（一部份是用實物支付的），軍隊維持捐，地方捐和封建主所徵收的個人徭役——即賦役制（照法定是每四日作徭役一日）。什一稅和軍隊捐是經過長老和督軍底手，送交亞的斯亞比巴的國庫的。地方稅用以維持省內的機關。因為農民們在每四天之中就要為封建主做一天工（這是法律所規定的，但在其餘時間內，封建主也可以強迫農民在自己土地上做工），所以封建諸侯們要以武裝的戰士，和搬運軍需品的脚夫供給政府。

軍隊亦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每一封建主養有一批給養頗豐的近衛兵團。戰爭時，封建主應供給一定人數的，全副武裝的軍隊。這軍隊底主要成員是農民，而其基本幹部便是近衛兵團。封建主們可以利用着自己的力量，徵募管區內的農民來補充自己的軍隊，而農民們在死刑之威脅下也不敢不

聽從這些封建主底命令。倘使被徵集的農民沒有武裝，則普通僅以刀槍等軍器來武裝他們；他們或者以自己代替了車馬之徵派（在軍隊中當搬運夫）。至於近衛團底武裝，則以火器為主。

國王自己也有好幾萬人的軍隊。他們底軍餉和伙食是非常惡劣的，所以他們在戰爭和演習之餘，常從事小買賣和手工業。國王或各省督軍於必需時，可以命令各部落酋長和地主封建主們供給必需的戰鬥人員（普通是帶有武裝的）。督軍祇有對於自己很親信的隊伍纔供給現代的新式武器，把他們組成自己的警護隊和精選的近衛隊。如今阿比西尼亞底軍隊正在專聘的比國軍官團底指導下實行改組。目下已經組成了二千人的新式軍隊。政府已備有若干軍用飛機和飛機場。飛機操縱士是外國人。但已經派了若干本國人到外國去學習航空技術，以便代替這些外藉飛機師。阿比西尼亞底裁判制度和裁判手續，完全為僧侶階級所操縱，且被利用着去保護大土地所有者底利益。現代阿比西尼亞底立法基礎，還是四世紀時代定下來的法典。自十三世紀起各法律條例已譯為開士文，它底內容直到今日為止，未曾變動過（全部法典分為三部份：教會法，民法，刑法）。

在阿比西尼亞，一切瑣碎的小問題，如掠奪牲口，小竊等等，均由人民自己解決。較大的問題由政府的法庭解決；

這是一種最簡單的御用機關，它底職務便在解釋那些誰也不了解的法典。這樣便更擴大了教會底權勢，並且使教會和地主封建主階級之間的關係愈形密切。以『一眼還一眼，一齒報一齒』的原則為基礎的刑罰制度，充分表示出現代阿比西尼亞的司法制度之古代性；這司法制度還是在早期封建制度底生產關係底基礎上形成的。刑罰是當衆舉行的。在都市底廣場和街道上，常時可以遇見因兇殺而被絞死的屍體。萊伊曾描寫阿比西尼亞監獄中的悽慘的景象。監獄對於被禁的犯人不供給口糧，當政府不利用他們做公共工程的時候，就要靠親屬或路人底布施過活。在地方上，除了正式的法庭以外，部落和種族底領袖也受理案件。如在大多數的半殖民地一樣，歐洲人是不受阿比西尼亞的裁判機關管理的，歐洲人的案件由三個人合組的混合法庭處理，混合法庭中的裁判長是阿比西尼亞人，其餘兩個裁判員中，一個也是阿比西尼亞人，另一個便是該歐洲人所屬國度之駐在領事。

(註一)他同時也就是祖國國王。

(註二)這些省和州都屬於三個基本王國。

(四) 阿比西尼亞的社會鬥爭 和1930年的騷動

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阿比西尼亞的經濟發生了很大

的激變。這激變影響到各社會集團之實力配置，加深了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強了各集團之間的鬭爭。農村經濟是商品化了，農產品是輸到外國去了。國內市場之發展雖很緩慢，但終是在發展着；就是商業資本也在發展着。這許多變動是發生在保持封建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發生在鞏固封建農奴制的剝削形式的條件下。

隨着這些變動之發生，商業資本家階級底作用也增加了

。

當歐洲資本侵入阿比西尼亞之前，商人們在全國政治舞台上沒有什麼地位的，大概他們也從不曾想要獲得此種地位。商人的活動差不多僅僅限於對外貿易方面。因為在原始的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和商品交換不甚發達的條件下，所有的封建公國完全是閉關自守的，是各自為政的，所以國內貿易之發展不能有良好的前途。與某幾個國度（阿拉伯，印度）的貿易在數量上雖不怎樣多，但是利益甚大。從阿比西尼亞輸出的是象牙，咖啡，野獸的皮毛等，輸入阿比西尼亞的是香料和貴重布匹等。全部商品流轉僅供當地貴顯之需用，這不論是在阿比西尼亞抑是阿拉伯和印度，都是同樣的。

充當商人的大半就是封建主所委派的代理人，他們幫助封建主們推銷農場上的剩餘生產品以交換奢侈用品。地主們往往自己充當商人。直到今日為止，阿比西尼亞的商人仍舊

與地主階級不能分離；商人階級好像是從地主階級中生長起來的一樣。許多阿比西尼亞的貴族往往從事商業投資，以股東資格賺取利潤。

當歐洲的商人在帝國主義軍隊之直接援助下，佔領了一切出海口，褫奪了阿比西尼亞沿海各地的商人們底優越地位和豐厚的利潤之後，阿比西尼亞的商人便開始有組織地活動起來，在他們之間便開始發生政治自覺的份子。有一部份土著商人把自己的優越地位讓給了歐洲人，而自己做一個純粹的僱員，（買辦，掮客，中間人等等）。另外的大部份土著商人，便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國內貿易方面去。

這並不是說這兩部份商人是絕對對立的，往往一個人同時執行了兩種職能。以原料供給出口商行的中間人，時常親自到國內市場上去收買貨物；另一方面，收買商亦企圖跳過了中間人之媒介，而與國外市場發生聯繫。

在獨立的閉關自守的封建小國之統治局面下，在多頭政治和無秩序的偶然性的交換關係中，商品交換也帶有無秩序的偶然的性質。

於是便發生了阿比西尼亞商人階級反對封建割據的鬭爭（但不反對封建的生產方式和封建的剝削形式），發生了阿比西尼亞商人階級對於企圖統一全國的密涅里克二世之援助，因為全國之統一，可以使國內商業入於常態的環境中。在

這鬥爭中，商人階級得能利用封建階級之內部渙散的弱點，並且把一部份開始適應新的經濟條件，主張發展商業關係的封建地主拉在自己一邊。另一部份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地主，企圖維持這自然經濟，使它避免商品貨幣關係發展之影響下所不可避免的崩潰。這一部份的地主，便起來反對上述那個地主商人階級的同盟。商人階級以及與它相接近的封建地主階層，是爲了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而奮鬥，反之建立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的那一部份封建地主，是爲了維持地方分權的國家制度而奮鬥。

在阿比西尼亞，也如在其它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一樣，我們在一方面可以看到土著商業資本家與外國資本之結合；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土著商業資本家與當地的封建地主集團的結合。由於同外國資本相結合之結果，阿比西尼亞的商人成了外國資本底代理人，他們幫助外國資本擴張勢力，並爲維持外國資本底利益，爲造成帝國主義者之對阿統治權而奮鬥。這一部份商人主要是通商口岸的資本家和內地商業中心區的一部份大資產者。他們是外國資本和阿比西尼亞勞動大眾之間的一個中間連環，他們祇起一些次要的作用；即使他們代替了外國資本家而單獨活動，但他們底行動仍以外國人爲歸依。所以，這些商人資本家們就是在政治方面，亦成了外國資本底代理人。在這一部份買辦商人之內部，也

有衝突發生，因為他們是與英美法意等利害不同的壟斷資本的集團發生關係的。

阿比西尼亞資本家之另一個重要集團，便是與封建地主發生經濟關係的商人。這一批人中間，有一部份是商人兼當地主的；另外一部份是借了地主的錢經營生意的（他們要支付利息）；最後，還有一部份商人是國外市場和地主經營之間的媒介，但他們主要是以地主經營為依靠的。屬於這一集團的人，現今在國內政治生活中起有很大作用。商業資本家們決不是封建關係之仇敵。農民解放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廢棄，決不會成為他們的政綱。反之，在封建制度上生長起來，而自己的商業行為又以地主經營為基礎的商業資本家們，祇會加強了對於被束縛農民的剝削而已。不過對於整個商人集團有一點是很了解的，這就是：要發展商業關係，必定先要增強中央政府底權力。為達到這目的，首先就要剷除許多封建殘餘（直到今日為止，這些封建殘餘仍為阿比西尼亞國家機關之代表特徵）；實施稅捐制度之改革，使農民所繳稅捐不至於被地主們中飽，而能全部歸入國庫；組織並鞏固國王之中央軍隊，解除分權傾向的封建領主底軍隊。除了這主要政綱以外，還有改良裁判制度，調節商業契約等等要求。

整個這綱領引起了封建的地方分權主義者的激烈反對。

封建領主們對於自己的特權地位，——例如：教會掌握中的法庭，任意破壞契約而不受處分，半路上攔劫隊商之習慣等等——，決不肯毫不反抗而就放棄這些特權。於是衝突就發生了。封建領主們在教會底援助下，爲保持『舊有的』一切而起來奮鬥。但商業資產階級和與它有關係的封建地主集團，達到了統一全國和剷除地方上封建領主底政治獨立權的目的。在十九世紀末，他們就把密涅里克二世捧上了王位，他是領導中央集權運動，建立阿西比亞君主專制政體的領袖。

自從以鐵腕掌握全國的密涅里克二世死亡以後，中央集權的國家，就有馬上崩潰的危險，地方上的封建公國，也有復活的趨勢。雖則在一方面這時候的教會，仍舊是一個大封建領主，但另一方面，它自己已經參加了商業活動。所以它現今是站在中央政府方面的。教會，大封建主和商業資本家們得能把密涅里克底女兒闌烏奇多捧上了王位(1916年)。密涅里克底姪兒泰法利·瑪康寧做了攝政王。但僧權廣大主義者底意志，與熱望政治獨立的地方分權主義的小封建領主底企圖，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便爆發了內戰。在這戰事中，新政府軍隊獲得全部勝利，泰法利成了事實上的統治者。對外貿易之發展，國內經濟之商品化，歐洲資本之商業活動，這些都足以促成土著商業資本家之自覺，使他們發生了蓄積實力以擴大經濟政治活動之自覺心。但是社會制度中的封建殘

餘阻礙了他們在國內市場之範圍內的活動。泰法利便起來做商業資本家運動底領袖，他成了阿比西尼亞的改革主義者。但改革之目的並不是在於剷除封建制度，而是使這制度去適應新的經濟條件。所以在這次運動中，僅僅剷除了封建社會形態中的最陳舊的上層建築（如教會對於裁判機關之獨佔權，教會和封建領主在納稅方面的優待等等）。

教會和封建領主爲對付此次改革運動起見，就起來反對泰法利，反對這一位阿比西尼亞的『維新主義者』。教會把全國底反動份子統統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鬧烏奇多便成了這次反動的封建集團底旗幟。教會曾企圖促成一次政變，以便推翻商業資本家和與他們有聯繫的一部份封建領主，以便推翻這個地主商人資本家底代表人物——泰法利。

1924年泰法利往歐洲遊歷。教會和封建領主們利用了這個良好的機會，起來反對泰法利，說他要把國家出賣給外國人，並且用一個『保護團』去包圍他，去監視他底一舉一動。但泰法利却違背了『保護團』底意志而去從事軍隊之改組，使於萬一發生政變的時候，可以作爲自己的支持者。

而在這時候，阿比西尼亞國內的一切條件也變更了。封建剝削之一切重荷，本來就是完全壓在農民底肩膀上的；但如今，由於商品貨幣關係發展之結果，他們底負擔更加苛重了。封建領主們爲了市場交換而索取更多的剩餘生產品，但

除此以外，高利貸者和收買農民生產品的商人也增強了自己的剝削。在農民中間，對於封建農奴制剝削和商業高利貸剝削的不滿意，日益擴大起來。世界經濟危機之發展，更使阿比西尼亞農民陷於絕路。白銀（阿比西尼亞之貨幣單位）之繼續跌價，和農產品價格之低落，更增加了他們底不滿意。騷動是在醞釀着。反動份子便起來利用農民中的騷動，並且做了這運動底領導者。

騷動中的主要動力便是農民，農民是這次騷動中的主要參與者。但因為這運動底領導者是教會和封建主，因是此次運動底革命意義幾乎等於零了。這運動是在復古的封建口號下進行的，所以這運動如果在阿比西尼亞獲得勝利之後，將等於反動勢力之凱旋。那時候，封建制度非但不能被取消，而且將恢復舊狀而繼續存在。教會人士很巧妙地利用了世界經濟危機對阿比西尼亞鄉村之影響，以此證明泰法利之叛國，證明他已經『把國家賣給外國人』了。騷動底領袖是古達司·伐里督軍，即女王開烏奇多底丈夫。各封建主底聯合軍隊在農民之積極幫助下向阿京亞的斯亞比巴進軍。1930年3月31日發生了一次大戰。叛軍底力量雖遠勝於政府軍隊（十萬人對五萬人），但終於被擊敗了。在這次戰爭中飛機起有極大作用（註一）。在此次戰役中叛軍領袖古達司·伐里也被飛機轟炸死了。泰法利決定把阻礙他取得王位的一切仇敵，統

統剷除乾淨。於是在戰勝之後一日，女王鬧烏奇多『由於過分悲哀及其它未詳原因，死於自己宮裏』（英國電報所載）。女王既已死亡，叛軍又已潰敗，各地的騷動也很快地平靜了。於是泰法利即宣佈自己為阿比西尼亞國王。

泰法利政權之鞏固亦就是商業資本家之勝利和反動勢力之衰退。但封建領主們很快的就瞭解泰法利是『自己人』，因為他所施行的法令沒有一條會侵犯到地主底基本權利（即無限制地榨取農民並佔有大批田產的權利）。但他們多少亦讓了一點步。稅務整頓工作之實施，使從前地主們在徵收稅捐時所中飽的那部份收入逐漸減少，而使國庫收入增加。這對於軍隊之改組，和新式武裝之置備，是很重要的。目前泰法利正在厲行解除人民底武裝，他底藉口就是說要剷除各地的自由貿易之障礙。但在目前各封建領主仍舊保持着自己的自衛團。如果泰法利底中央集權政策要堅決地實行到底，那麼他或者會同封建領主們發生決裂。在泰法利對於創辦學校所採取的步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能教育的學生，完全是地主富商們底子弟。

泰法利所領導的商人地主份子，反對教會和封建領主等反動份子的鬥爭，並不是建立新的社會形態和反對舊有社會形態之鬥爭。這個鬥爭之結局，決不會改變阿比西尼亞底社會機構，決不會破壞失敗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這是

在同一社會形態之範圍以內的鬥爭。這是剝削階級中較先進的部份，反對落後部份之鬥爭。這鬥爭底目的是爲要團結該階級之內部力量，爲要創造更適宜的條件。使能鞏固剝削者階級底經濟政治地位，這鬥爭底目的，是爲要增加對被剝削者之榨取率。

(註一)這些飛機是泰法利在發生騷動不久以前購買來的，駕駛者都是法國人。

(五) 世界經濟危機和阿比西尼亞(註一)

世界經濟危機給了阿比西尼亞的經濟政治生活以很大的變動。

好幾種阿比西尼亞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激急地衰退。牲口之輸出，自1926年之 6,690頭，改爲1930年之 1,928頭。某幾種出口貨之輸出（如阿拉伯樹膠和象牙）完全停止了。

其它各種商品之輸出，在數量上即使沒有減少，但總價值是減少了。如1931年之皮料輸出量甚至比1929年還要增加些(8,200噸對7,136噸)，但這種增加一方面是名義價格低落之結果，另一方面是阿比西尼亞銀貨跌價之結果。阿比西尼亞底另一種很重要的出口農產品——蠟——，處於同一狀態中。末了，咖啡價格之跌落，亦達到了驚人的速度，1931年

時，阿比西尼亞底咖啡出口增加了四倍，但咖啡之出口總值幾乎沒有變動，因為價格在名義上差不多也跌了三四倍。但由於阿比西尼亞銀貨之跌價，實際上的跌落程度還要厲害。

價格之跌落，使阿比西尼亞農民更陷於貧困。在事實上，阿比西尼亞農業經濟底水準是非常低下的，巴西大規模的種植場上所生產的咖啡，在成本上比起零細的阿比西尼亞的農夫所生產的，要低廉許多。在危機發生以前，即在『常態的』條件下，阿比西尼亞的咖啡還能同巴西貨相競爭；這完全是阿比西尼亞農民之野蠻的剝削所造成的。他們被迫着以低於實際價值的市價出賣自己的農產品，同時把自己的生活要求降到了飢餓水準以下。但自危機發生以後，情形更惡劣了。巴西咖啡底價格是跌落得那麼厲害，而賣不出的存貨又是積累得那樣的多，使得巴西的種植場主人和投機商人，把咖啡成千成萬噸的向海裏拋棄，或丟在火裏燒毀。在這種條件下，總覺得阿比西尼亞的咖啡已經絕對沒有在世界市場上出售的可能了。但阿比西尼亞的農民又被迫着接受了世界市場的新價格，這價格比危機發生以前的價格（即前面所謂飢餓水準以下的價格）更低廉了三四倍。農民們在工作中，榨取盡了自己的和自己家族的一切血汗，把自己的最後一文都交給了地主，收貨人和代徵稅捐的長老。他們被迫着過更慘慘的生活。這怪不得連亞的斯亞比巴的英國領事在最近的報

告書中，都承認道：『農民底生活不論在那一個非洲國度中，總沒有像在阿比西尼亞那樣艱苦的』。

除了名義價格以外，銀價之危機亦給與農民很嚴重的打擊。白銀是殖民地國度底基本貨幣單位，但如今白銀的價格到處慘跌着：在中國，印度，也門，阿比西尼亞等國，到處都是一樣的。阿比西尼亞的原料依照最低廉的名義價格出賣。即在名義上價格是停留於同一水準，但因於銀價之低落，物價在實際也將跌落。阿比西尼亞農民之可憐的積蓄，也因此而減少了價值。但進口貨的價格與阿比西尼亞土產品相較，不論在名義上也好，抑是實際上也好，都是上漲了。歐洲資本家供給同量的商品，但要求較多的銀幣。

曼奴夷耳司曾說過：『在各個生產部門中，壟斷化之不平衡發展，造成了價格漲落之不平衡性。在危機時代，高度壟斷化的工業部門，比了未曾壟斷化的工業部門，易於抵抗競爭之壓力，易於自衛，並易於防止物價之低落。但是在殖民地國度，對於宗主國的壟斷資本之壓力，是完全沒法抵抗的。因此殖民地原料之價格是不可挽回地向下慘落下去。這便是殖民地的危機所以異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在形式上也好，抑在本質上也好）原因之一』（註二）。

事實上，這是很顯明的：大規模的棉織工廠和棉織托拉斯——不論是在英國抑是日本，是在美國抑是法國——，就

是在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最激烈化的時代，就是在商品傾銷的時代，也比較阿比西尼亞的分散的小農民易於抵抗價格之跌落。

阿比西尼亞的農產品價格之慘落程度是那樣驚人，例如咖啡的價格在名義上跌到3——4倍，而在實際上，由於銀價低落之結果，價格跌落的程度尙不止如此。但是在壟斷化的生產範圍內所生產的入口棉織品底價格，是從沒有跌落得那麼厲害的。

除此以外，我們還要知道，阿比西尼亞的千百萬分散的零細小農，在國內市場上的對手，是代表外商銀行和外商托拉斯的少數外國資本家和土著商人。雖則爭奪阿比西尼亞市場的鬥爭是非常激烈，但這一部份商人總能把阿比西尼亞劃成若干勢力範圍，以使用壟斷價格來要挾阿比西尼亞的農民。即是說，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買農民的生產品，同時復以較高的價格把日用必需品出售給農民，——這裏所謂日用必需品，不僅指比較壟斷化的生產範圍內所製造的工業生產品，而且還有輸入的糧食（這是種咖啡的單一農作區中所非常感到缺乏的）。

工業品價格和農業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形，資本主義宗主國商品底價格和被束縛的殖民地商品底價格之間的剪刀形，壟斷商人所出賣的商品價格和分散的小商品生產者所出賣的

商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形，在阿比西尼亞的對外貿易統計中，表現得很清楚。關於阿比西尼亞對外貿易的完整的材料是沒有的，我們所知道的僅是吉布蒂鐵道上的出入口貨之運載量而已。但這材料已經很足以反映出阿比西尼亞經濟危機底殖民地性，這是大多數殖民地國度所通有的現象。

事實是如此：經過鐵道所運輸的出口貨以物量計是相當增加了，但以物價計反減少了許多。例如咖啡的運輸量自1929年之13,683噸而增為1930年之14,412噸；蠟的運輸量自326噸增為346噸；皮革運輸量自7,136噸增為8,015噸。反之，入口貨之運輸量在物量上是照例減少了，但物價之低落却遠不如物量之迅速。例如布匹之輸入自7,077噸而減為5,900噸，食鹽自21,037噸減為19,314噸，食米從610噸減為297噸，高粱自1,223噸減為126噸。糖底輸入從1928年之3,363噸改為1929年之2,023噸，至1930年仍保留在低下的水準上。一切大衆消費的入口貨（除了煤油以外），沒有一樣不減少的。這就是說，阿比西尼亞農民之收入是減少了，他們自己拿了很多的生產品祇能換得很少的糧食和布匹；這就是說，農民們底購買力是降低了，他們底貧困是擴大了，中小農經營底景況是退化了。至1931年，阿比西尼亞勞動大衆底貧困化程度愈加厲害。阿京亞的斯亞比巴的英國領事告訴我們（註三）：『在1928年時，阿比西尼亞人民差不多購買了3,000

的棉織物，但至1931年時，僅購買了700噸』，即減少了四倍以上。

阿比西尼亞的危機是與世界經濟危機密切相聯的，尤其是與世界農業危機密切相聯的。這危機首先是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生產機關之擴大和各資本主義國度和殖民地國度中，人民購買力降低之結果。

阿比西尼亞已經碰到過好幾次危機，在每次危機時代，阿比西尼亞的農產品（特別是咖啡）在外國市場上的銷售量便大為感低。但此次危機與以前歷次經濟危機，有許多不同地方。

第一，這不是僅僅波及某一國度和某一經濟部門的局部危機。反之，此次危機包羅了全體資本主義國度和殖民地國度，包羅了一切生產部門。如今在阿比西尼亞所發生的危機，是同那個震盪了全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刻的經濟危機密切相關的。

第二，這不是普通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是發生在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的危機。這危機一方面加深了資本主義底總危機；另一方面，自身又因於這總危機之影響而愈加尖銳。阿比西尼亞的原料價格從沒有如此猛跌過，阿比西尼亞農民也從沒有如此貧困過。

資本主義總危機擴大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亞經濟機構之一

切矛盾。帝國主義在這裏破壞了舊有的一切生產力，但沒有建立新的生產力來代替它。在這本小冊子底開首曾講過某一時代中相當發達的阿比西尼亞手工業之衰落情形，和特別落後的原始式的阿比西尼亞農業之退步情形。農業之退步，是由於帝國主義在這裏保持了封建的和奴隸的剝削，保持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因為在這種範圍內，生產力底發展，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如果想提高阿比西尼亞農業技術之水準，那麼先得消滅阿比西尼亞農民底無地狀況，把他們從封建農奴制的剝削下解放出來，把修道院和封建領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但不論是國王個人也好，抑是他底政府也好，抑是外國帝國主義者也好，都不會這樣澈底地剷除舊有的土地制度，決不會這樣堅決地來清除一切束縛土地的封建關係；因為國王本人就是一個最大的封建領主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底政府又是許多大封建領主所組合成的，而外國帝國主義者也清楚地知道：這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是幫助他們掠奪阿比西尼亞人民的。

帝國主義甚至連灌溉工程和種植場經營等很賺錢的事業，都沒有能力去創辦。到今日為止，關於尼羅河水源之水閘建築問題已經舉行過不少談判，但這建築終未實現。當然，在現存的條件下，就是這水閘建設成功了，也不能改善阿比西尼亞農民底地位；這水閘所產生的一切利益將全被外國資本

家所享受去，後者且將利用這水閘作為剝削阿比西尼亞農民的新工具。

然而無論如何，這個水閘工程之完成，將是全國生產力發展之一大進步。這水閘建築好以後，將能擴大耕地面積，將能栽種許多新的貴重作物，並增加其收穫量，——雖則阿比西尼亞勞動大眾要獲得此建築之全部收成，祇有在驅逐帝國主義者並剷除封建領主之後。但是由於各帝國主義之相互衝突，這水閘至今還沒有建築起來；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尤其在世界經濟危機時代），帝國主義者底相互衝突愈加激烈化，且成了總危機底最顯明的表現之一。

『帝國主義國家底掠奪性質在危機底環境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便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之增強和各帝國主義者擴大自己的殖民地領土和勢力範圍之企圖……。』『危機特別增強了英美二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同時英意法等國爭奪非洲殖民地的衝突也是危機之另一表現。對於這些原則，我們都可以用阿比西尼亞的實例來證明。阿比西尼亞是一個被劃分為『勢力範圍』的『獨立』國家。這特別是在危機時代，很足以引起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侵略的野心，它們極力想把阿比西尼亞完全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英美二國爲了尼羅河水源之統治權和全阿比西尼亞之霸權而爭鬥。查納湖水閘建築之衝突；美國資本之爭奪阿比西尼亞銀行和政府機關之領導

中樞。英國人之內政陰謀和對於個別封建領主之收買，英國機關在阿比西尼亞各地宣傳英屬殖民地（怯尼亞，烏干達）底繁榮消息，——這些都是英美衝突中之各個節目。此外英意法三國在道路建設方面的衝突，在市場爭奪和內政陰謀方面的衝突，都在日益擴大着。

帝國主義國家想利用此次世界經濟危機，來加強自己對於阿比西尼亞的統治權。它們共同派遣了一個調查團（以倍克斯頓為首領）到阿比西尼亞去考察奴隸制度並研究廢除奴隸制度的方法（1932年3月）。當然，歐洲的『文明的』奴隸所有主決不是真心想去剷除奴隸制度。他們覺得：為什麼不利用了阿比西尼亞政府底財政難關——當它失去了任何抵抗力的時候——，以反對奴隸制度為藉口，來握住阿比西尼亞的公開的政治統治權呢？

阿比西尼亞的國家財政困難，的確有使它淪為殖民地國度的危險。農民生稅負擔之苛重，已經達到了極點。但第一，所徵收的稅捐中有一大部份是被封建領主和長老們私吞掉了；第二，農民已貧困到極點，他們出售生產品所得到的金錢是非常少，所以在他身們上簡直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來。在許多徵收現物稅的地方，雖從農民所抽的生產品的數量很是不小，但由於價格低廉的緣故，亦賣不出多少錢來。

在這種局面下，阿比西尼亞底真正的出路祇有一條：這

便是沒收修道院和封建領主所有的一切土地和財產；沒收他們底倉庫（因為在鄰近的村落中儘管有餓死的農民，但修道院和封建領主底倉庫中，總是經常充滿的），沒收寄生階級底財富去救濟飢餓的農民，使他們可以擴大自己的經濟，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把他們從帝國主義的，農奴制的，奴隸制的剝削下解放起來，——這是逃脫經濟危機的唯一出路，可是這種綱領當然祇有在推翻帝國主義者和封建領主底統治之後，纔能實現。

然而，現存的封建政府覺得甯可選擇別的途徑來鞏固自己的財政，它覺得在危機時代，甯可加強封建的剝削，甯可增加苛捐雜稅地租貢役等（增加到超過於『常態的』水準以上），甯可以武力鎮壓農民意騷動，以帝國主義的賞賜來彌補預算上的漏卮。當然，殖民地的買辦資本家和封建領主爲了這一點賞賜將出賣國家之獨立權，爲了負債勞役式的借款將把全國的政治統治權讓與帝國主義者。但是這些條件對於他們並不心痛的，因為掠奪式的高利貸利息用不到他們來支付，而有勞動大眾來負擔；同時爲了支付外債利息而凍餓死的不是封建領主，也不是商人，而是農民，奴隸，手工業者和苦力。

在這一點上，泰法利國王並不孤立。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和其它類似的『國家』，沒有一個不伸着手向外國銀行和

外國政府借債的；它們把本國的獨立權（當這種獨立權還保存着的時候），領土，政府職位，鐵道，飛機場，海關收入，煤油礦和其它富源作為借債的抵押品。這些『國家』如今都在帝國主義之支配下，而後者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國家』之支配權，完全是得力於各該國內部的奴僕式的封建買辦份子之援助。增加殖民地大衆底桎梏，以新的外債去束縛他們，——這便是帝國主義的，逃脫危機的綱領。這綱領是帝國主義底封建奴僕們（國王和封建領主，買辦等等）所竭力擁戴的。所以阿比西尼亞的泰法利國王要聘請美國顧問，並把財政監督權交給他們，同他們進行水閘建築和種植場經營的談判，並商借負債勞役式的外債（雖則對於外界仍舊發表了許多官冕堂皇的宣言）。

但是這個逃脫危機的綱領，實際上祇能增加帝國主義者和封建領主們對阿比西尼亞人民大衆之剝削，祇能促成殖民地制度中一切矛盾之繼續尖銳化，並造成普遍的飢荒而已。這綱領必然要促成阿比西尼亞民衆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的鬥爭，推動他們用革命的途徑去逃脫危機。『在經濟危機和農業危機互相密切結合之影響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高利貸剝削加強之影響和大衆破產之影響下，推動了千百萬大衆起來反對整個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起來從事民族革命運動，於是迅速地醞釀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

在印度和中國，這危機已成了一種很顯然的形式，但在落後的阿比西尼亞，這運動還在較低級的階段上。然而這運動是在發展着，因為飢寒將迫着大衆起來鬥爭。在這一點上，1930年初的騷動和此後所發生的幾次騷動，都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註四）。

不錯，這些騷動是與封建領主和教會的政治陰謀聯在一起的，是與封建貴族間的內鬩混在一起的。但同時，危機之加深，必然地要引起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鬭爭之發展，推動大衆從革命的出路去逃脫危機，實行沒收修道院和宮室的財產，佔取並分割封建主和教會的土地，推翻封建主和他們的帝國主義後台老板底統治。『在這裏（在封建中世紀關係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著者）反對封建制度和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的鬭爭，澈底的農民土地革命，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統治和擁護民族獨立的鬭爭，佔有中心意義』。

這公式明切地指出了阿比西尼亞勞動大衆底面前所擺着的基本任務，——爲獨立和土地而奮鬥，反對當地的剝削者和外來的剝削者底雙重壓迫。阿比西尼亞人民在這個鬥爭中並不孤立。在他們面前，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土地革命展開了非資本主義發展之唯一可能的道路。阿比西尼亞將越過了歷史上已經陳舊了的，非必要的資本主義階段，而走向新社會之建立。

(註一)因本書作者到外國去了，這一節結論是阿赫馬爾續寫的。

(註二)曼奴夷耳斯基於1930年2月18日至20日國際會議上的報告。

(註三) Near East and India 5, V. 1932, P. 374。

(註四) 1932年6月，本書付印以後，在北部阿比西尼亞 (考怯姆) 又發生了一次騷動，此次騷動是封建諸侯所領導的，但大概以農民為基礎。詳細情形如今還不大清楚。

附 錄 一

阿比西尼亞底風俗文化

封建的社會形態在阿比西尼亞底風俗文化上留了很深的痕跡。中世紀的壓迫，教會的壓迫，農奴制度，宗法關係底殘餘，數世紀來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生活——這些現象如今在阿比西尼亞仍舊保留着，這促成了阿比西尼亞的異常落後的文化。因為這緣故，在阿比西尼亞保存着許多風俗文化上的特點。

A. 人種和語言

在阿比西尼亞居住的有好幾種人民，『他們之間不僅存

在種族上的差別，而且就是在語言，習慣，宗教和外表容貌上都有不同的地方。』

真正的阿比西尼亞人佔全人口底三份之一以上(註一)。

根據意大利的材料，在阿比西尼亞的一千萬居民中，迦拉司人佔400萬至500萬左右，阿比西尼亞人佔350萬至400萬人，內中屬於部落趙的有120萬人，屬於蒂格勒部落的有80萬人，屬於安姆哈拉部落的有100萬人，屬於考怯姆部落的有60萬人等等。

阿比西尼亞人居住在蒂格勒，安姆哈拉，考怯姆之北部和趙省之中部。迦拉司人種以人數計居第一位(400—500萬)。他們散居在全國各地。在西部邊境住有黑種人部落(腔卡拉人)；在東部邊境住有達拿勾耳人；伊薩族和其它部落屬於索謀里蘭人種。

阿比西尼亞國內最流行的語言是阿拉伯語和安姆哈利克語。除了這兩種語言以外，其次便是哈迷源的迦拉語。許多迦拉司人種的部落都講這種迦拉語，但每一部落都帶有各種不同的方言。

B. 部落風俗

上面已經說過，迦拉司人在數量上超過了基本人種的阿比西尼亞人。這種迦拉司人主要是散居在阿比西尼亞南部和西部的邊境地方，雖則有幾個部落——如打塔爾，阿齊部

，葉湖，沃洛，迦拉，——也住在東部邊境地方。各部落之間常在經濟的基礎（爭奪牧場和狩獵區域等）上發生許多衝突。部落間的這種衝突時常犧牲了他們底許多性命，這直到今日為止，還是如此的。這種衝突常為政府所利用。政府往往利用了某一部落之援助去壓服另一部落，這樣它（政府）便維持了它們之間的相當的『秩序』。

在文化水準上，迦拉司人遠不如阿比西尼亞人。迦拉司人的衣服，便是粗製的獸皮，他們的武器便是鏢槍和弓箭。生活之不衛生（如住處之不潔等）簡直非筆墨所可形容的。在家庭中男子佔主要地位。在迦拉司人眼光中，女人是不值什麼的。在阿比西尼亞人的鄉村中，女人還不至於如此沒有地位，還不至於如此不自由。在那裏，女人亦像男子一樣在田間工作。但有一點是兩方面（迦拉司人的部落和阿比西尼亞人的部落）所共有的現象，這就是女子不能參加稅捐，選擇牧場，租佃等問題之討論。這些事情都是男人做的。

在這裏，還有一種很有趣味的風俗；這種風俗可以說是氏族內部的殘酷的生存鬥爭之結果。當一個青年要結婚的時候，他底父親應該先得到他底全體親屬底同意。同時，他要帶了山羊，食器，牛皮等很重的體物送給親屬。全氏族差不多把這禮物看做是抵償該青年出走後所蒙之損失，即低價勞動力之喪失；或者至少是因為這青年在結婚以後，他底一部

份時間和生產品將消耗在妻子身上，這禮物好像便是用以抵償這一部份損失的。但女孩子底父親却可以爲自己的女兒向親屬和朋友處徵集嫁粧。按照向來的風俗，這些親屬朋友應該毫不吝嗇地儘自己的能力供給他一切東西，以幫助他出嫁自己的「吃白食的」女兒。有時（大概視各部底物質條件而定），他們把新生的女孩子拋棄在樹林中讓野獸吞食。根據族法底規定，如果妻子離開了丈夫又去嫁了一個人，那麼她和第二個丈夫一同生的男孩仍舊應該送給原來的丈夫（註二）。迦拉司人底經濟發展水準非常低下。萊伊曾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在一個邊僻的迦拉司人部落中，因爲用火柴點火，曾引起全部落人的驚慌，可見在這次以前，他們沒有見過火柴取火的事情。

在迦拉司人中間，以定居的農業部落，和流浪的狩獵部落爲最多，畜牧部落比較稀少。在他們中間，至今還保存着宗法關係底殘餘，這事實就足以解釋爲什麼他們底文化水準是如此落後。

達拿勾耳人和索謀里蘭人的部落完全過着流浪的漁獵生活。他們比迦拉司人底發展水準愈加落後。

酒精中毒之普遍，亦就是文化落後底一種實證。

一般人民所通用的酒是叫做「吉琪」的蜜酒。這酒是用蜂蜜和忽布實（蛇麻子）釀造成的。啤酒，燒酒，酒精等不論在

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得到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已代替了貨幣的職能。外國人（尤其是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有鑒於酒類銷路之廣，把酒精和燒酒等大批私運入阿比西尼亞，以交換必需的土貨，這種普遍的酒精中毒行為完全是教會所提倡出來的。狂飲爛醉是一切宗教節日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阿比西尼亞，宗教節日是非常多的。在伊斯蘭教流行的時候，阿比西尼亞教會為要反對伊斯蘭教，拉攏信徒並保持自己的經濟地位起見，便獎勵教徒們在宗教節日飲酒。這政策很足以拉攏一般土著的回回教徒。於是狂飲爛醉便成了一種風俗。這種風俗常被封建領主，地主，教會所利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被酒精所麻醉了的農民不用說要容易欺侮一些。在這裏很可以看出宗教之卑鄙作用，可以看出教會完全是一種反動的，屬於某一社會集團的組織，它總是有系統地麻醉人民，以便保持自己的物質的優越地位。

C. 婚姻形式

嚴格地說，阿比西尼亞人不能算做是一夫一妻主義者，雖根據阿比西尼亞教會底教義，他們是不應該不如此的。阿比西尼亞人底婚姻，家庭組織以及一般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觀點都是非常原始式的，阿比西尼亞現在是從多妻制度而過渡為一夫一妻制度。教會對於現存的經濟關係做了讓步，它使離婚手續簡單化，即是說實際上是放縱了多妻主義。在阿比

西尼亞沒有一定的婚姻形式。

普通男女間的關係不用任何法律上的手續，也沒有什麼宗教儀式，相互間也沒有任何義務規定；同時，也不像資產階級的禮儀社會中一樣，非難或不承認這種關係。反之：在阿比西尼亞人看來這是很普通的一種婚姻形式。在這裏，還統治着一種氏族社會的風氣，所以不把婚姻問題看得那樣重大，也沒有種種結婚儀式，這些儀式都是私有財產和家族中的共同勞動制形成以後，纔發生的。另一種婚姻形式叫做公民結婚，舉行這種結婚形式時，必舉行男女雙方的財產登記，以備離婚時，雙方可以公平分拆。這種形式與前一形式多少有些不同。結婚時舉行盛大的儀式的是很偶然的事情，這種婚姻祇有在統治階級中纔發生。

D. 教 育

除了大都市中的若干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以外，在阿比西尼亞沒有什麼教育機關。人民差不多是完全不識字的。萊伊寫道，有錢的人照例是解放了自己的讀書工作，而僱備一個識字的具記。他們甚至連簽字都不會。在信札後面常以圖章代替具名。懂得外國語的人祇有教會學堂出身的生徒（他們大半是有產階級出身的子弟）。語言，方言，土音之複雜（有幾種語言還沒有自己的文字）也足以阻礙阿比西尼亞人底識字運動。也像在任何其它殖民地國度一樣，帝國主義

輸入阿比西尼亞的東西，除了酒精以外，還有梅毒和聖經。

各派基督教教會和外國顧問一樣，也是統治阿比西尼亞的一種工具。傳教師在各地設立學堂以便從阿比西尼亞的貴族子弟中訓練自己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成績最好的是美國教會（在迦拉區）。其次是法國教會和瑞士教會。

除了外國的教會學堂以外，在阿比西尼亞的各大都市中，還有本國教會所辦的學堂。到這些本國教會的學堂中去讀書的人，都是教會管理機關所選拔的牧師神父等，他們所研究的便是神學和古代的開士話。僧侶們也就在這學堂中學習阿比西尼亞文字。在若干大的修道院中，自己設有學堂，以教養修道僧。但普通的人（農民手工業者）不論在什麼地方得不到什麼教育的。教會把教育的壟斷權握在自己手中，並利用這作為剝削和壓迫勞動大眾的工具。

附 錄 二

表 一(註一)

吉布蒂鐵道貨物運輸噸數

(1910年至1923年)

| 年 份 | 人 口 | 出 口 |
|------|--------|--------|
| 1910 | 6,004 | 7,426 |
| 1911 | 8,713 | 7,619 |
| 1912 | 9,146 | 7,147 |
| 1913 | 8,197 | 9,240 |
| 1914 | 15,060 | 8,363 |
| 1915 | 17,431 | 10,885 |
| 1916 | 14,579 | 9,011 |
| 1917 | 20,022 | 14,166 |
| 1918 | 20,770 | 15,320 |
| 1919 | 15,234 | 14,796 |
| 1920 | 21,358 | 11,196 |
| 1921 | 11,535 | 10,360 |
| 1922 | 14,281 | 13,490 |
| 1923 | 22,962 | 15,191 |
| 1924 | 18,693 | 23,855 |
| 1925 | 25,474 | 26,571 |
| 1926 | 33,843 | 24,082 |
| 1927 | 39,466 | 25,361 |
| 1928 | 47,724 | 24,416 |
| 1929 | 49,092 | 21,538 |
| 1930 | 42,162 | 24,950 |

表 二

經過鐵道輸入阿比西尼亞的商品

(單位噸)

| 貨 別 | 1927年 | 1928年 | 1929年 | 1930年 |
|---------|--------|--------|--------|--------|
| 阿布開奇特布 | 4,793 | 4,633 | 5,180 | 5,116 |
| 其 它 布 匹 | 2,931 | 3,148 | 1,897 | 785 |
| 煤 油 | 1,706 | 1,680 | 1,816 | 2,222 |
| 鹽 | 18,240 | 19,243 | 21,037 | 19,314 |
| 糖 | 1,630 | 3,363 | 2,013 | 2,113 |
| 肥皂 | 517 | 507 | 543 | 421 |
| 啤酒 | 153 | 233 | 301 | 125 |
| 葡萄酒 | 667 | 195 | 272 | 252 |
| 酒精 | 331 | 419 | 705 | 112 |
| 椰子 | 147 | 268 | 175 | 145 |
| 米 | 292 | 575 | 610 | 297 |
| 高粱 | 29 | 3,503 | 1,223 | 126 |
| 麥 | 231 | 109 | 68 | 230 |
| 鐵器 | 591 | 372 | 118 | 221 |
| 玻璃器 | 275 | 299 | 411 | 247 |
| 麻袋 | 459 | 449 | 551 | 446 |
| 煙草 | 43 | 125 | 82 | 34 |
| 香 | 313 | 302 | 328 | 240 |
| 椰 發 油 | — | 609 | 967 | 628 |
| 汽 車 | — | 370 | 259 | 284 |
| 建 築 材 料 | 481 | 1,491 | 705 | 1,783 |
| 行 李 | 138 | 127 | 9,821 | 7,021 |
| 金 屬 | — | 1,459 | | |
| 其 它 | — | 5,216 | | |
| 合 計 | 39,466 | 47,724 | 49,092 | 42,162 |

上表 1927年1928年兩年的合計數，跟上列數字的總和略有出入，但原文如此，未便改動，譯者

表 三

經過鐵道從阿比西尼亞輸出的商品

(單位噸)

| 貨 別 | 1927年 | 1928年 | 1929年 | 1930年 |
|---------------|--------|--------|--------|--------|
| 土 產·肥 皂 | 63 | 37 | 22 | 77 |
| 哈 拉 爾 咖 啡 | 7,262 | 5,093 | 13,683 | 14,412 |
| 阿 比 西 尼 亞 咖 啡 | 7,070 | 7,658 | | |
| 廢 物 | 40 | 22 | 8 | 12 |
| 蠟 | 410 | 317 | 326 | 346 |
| 象 牙 | 6 | 7 | 4 | 3 |
| 乾 皮 革 | 9,474 | 10,451 | 7,136 | 8,015 |
| 高 梁 | 147 | 84 | — | 1,344 |
| 穀 | 180 | 249 | 29 | 22 |
| 番 薯 | 10 | 9 | — | — |
| 木 炭 | 1 | 19 | — | — |
| 菜 乾 | 47 | 43 | 34 | 25 |
| 麥 粉 | 67 | — | — | — |
| 行 李 | 341 | 308 | 296 | 694 |
| 其 它 | 223 | 119 | | |
| 合 計 | 25,361 | 24,416 | 21,538 | 24,950 |

(註...)引自 "Rassegna economica delle colonie" No. 1-2, 1930.

關於 1929年和1930年的數字引自 "Bolletino di inf

Commerciali" No. 39, 26, IX, 1931.



親愛的讀者：

你讀完了這本書以後，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譬如：

1. 理論分析有不很正確的地方嗎？
2. 材料運用有可以懷疑的地方嗎？
3. 文字不夠明快通俗嗎？
4. 有需要解釋的問題嗎？
5. 形式方面有應當改進的地方嗎？

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對本書：下嚴正的批判，指示技術上的錯誤，提供積極的意見，提出問題共同討論。

我們當根據諸位的意見和指示，來作今後改進的目標；同時，更願意以我們微弱的力量，來解答諸位的疑問。我們有一顆火熱的向上的心，請勿忽視我們這個誠懇的要求！

祝你們進步！ 新知書店出版部

『意阿問題與二次世界大戰』

慕沙里尼向阿比西尼亞開始屠殺了，阿比西尼亞的人民，英雄地用血肉來捍衛自己的疆土！

阿比西尼亞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意大利爲什麼侵略阿比西尼亞？意阿衝突又如何引起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以及阿比西尼亞的民族解放戰爭，提供多少實踐的教訓給全世界弱小民族？這些問題，惟有本書才能給予正確的解答！本書內容是：

- 緒 論——國際現勢分析……………陳仲逸
第一章——列強角逐下的黑人帝國……………張仲實
第二章——慕沙里尼的刀光劍影……………姜解生
第三章——黑衫軍雲集東斐……………柳乃夫
第四章——列強矛盾的展開……………沈志遠
第五章——意阿戰爭及其前途……………錢亦石
附 錄——意阿衝突大事日記……………張 譯

地圖 • 插圖 •

新知叢書第一種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章乃器·錢俊瑞合著
駱耕漠·狄超白

羅斯爵士「光臨」中國，日本在狂怒，美國在發愁，他們都怕中國的貨幣權會給英國奪去。中國的貨幣制度究竟往那裏去呢？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是否就在不知不覺中淪為殖民地？惟有這本書能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本書的特點是文筆流利，立論正確，不把貨幣問題孤立起來觀察，一掃佻僂聲牙之弊，不作學院式的空論，名家合力撰述，全書呵成一氣！

本書目錄

- 第一章 中國金融貨幣制度的特徵
 - 1. 中國金融制度的過去與現在
 - 2. 中國幣制的特性
- 第二章 中國目下的貨幣問題
 - 1. 目下貨幣問題的特徵
 - 2. 貿易入超與軍費膨脹
 - 3. 美國白銀政策的威力
 - 4. 工商衰落與通貨的相對收縮
- 第三章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 1. 白熱的國際貨幣戰爭
 - 2. 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霸
 - 3. 「淪為附庸」呢？「獨立存在」呢？
- 第四章 各派幣制改革論之介紹及批評 (完)

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 實價三角五分 ——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中國農村

月刊 第二卷

現
實
化
！

通
俗
化
！

革新內容・減低定價

增闢：經濟時論・農村經濟講座・農
村文藝等 每册一角五分・全年連
郵一元八角 歡迎預定！

在本年年內預定優待辦法：
(二卷一期明年一月一日出版)

1. 全年連郵一元五角
2. 全年連郵一元八角
另贈「中國農村社
會性質論戰」一册

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輯的中國農村月刊，在今年發動了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繼續了過去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把認識水準提到一個較高的階段。這裏選印這次論戰中最精彩的十篇，加以系統的編排。卷末附有孫治方先生的「財政資本與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一文，尤爲此番論戰中不可多得的收穫。

全書十五萬言，念三開本，二百餘頁，實價五角五分。

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呈繳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拾參日收到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 阿比西尼亞

——實價三角五分——

原著者 蘇聯 克萊脫涅爾

譯者 孫 冶 方

發行者 新 知 書 店
上海華龍路元昌里二十五號

總經售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裝幀：
張 謨



\$0.35